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迷信類二

湯文正夢登高山 湯文正公斌於官左春坊左庶子時，夜夢登高山，已陟其半，忽一人自後越之，先登。文正鼓勇繼之，遂至山巔。有一室，空無所有，惟壁懸《麻姑仙壇記》，既覺，不知所謂。康熙癸亥臘月，閣學出缺，特用右坊王庶子鴻緒。甲子二月，閣學復出缺，文正遂繼擢。子官日，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，宛平王文靖公熙笑云：「蔡京，宋奸臣，胡同其音。」高陽李文勤公爵曰：「此《麻姑仙壇記》中所云蔡京耳。」文正聞之悚然。

陸淳夫夢易名

陸祖禹，字淳夫，年□八，為諸生，旋以餼滿邀歲薦。康熙庚午，主司已取中，欲魁其經，以姓名稍涉嫌疑，抑置副榜。先是，淳夫嘗夢人告之曰：「易而名，則得中式。」至是，夢果驗。

陸清獻夢楊忠愍

康熙時，平湖陸清獻公隴其罷嘉定令，里居。一日，坐書室，似夢非夢，見責衣二隸持刺相邀，視之，乃明楊忠愍公繼盛帖也，大驚而醒。頃之，假寐，神魂飄蕩，見二隸在前引路，至一處，宮殿巍奐。隸入稟，忠愍出，肅入，分賓主禮坐定。忠愍極贊清獻之居官清正。茶罷，忠愍忽云：「有嘉定治民張某，訟公枉法受銀□二兩，請公對簿。」清獻即起立，隸引至法堂。頃之，忠愍升殿，喝隸拘張某至。張堅稱老爺在任，曾受民銀□二兩，清獻辯為無。張云：「康熙某年，兒子援例求老爺出結，某引兒子拜門生，送二杯二緞，用銀□二兩。」清獻云：「杯緞有之，乃贄也，何得云贓？」忠愍乃謂清獻云：「朝廷尚收其俊秀捐銀，知縣自應出結。雖云贄禮，亦不為贓。公以銀兩送還，此案便結。」清獻允之。忠愍乃起，揖之曰：「公清廉正直，為人所擠，上帝憫之，此位不久屬公矣。」命二隸仍送之還。清獻醒，為人道其事。不踰年，果卒。

蔣退庵夢羅漢

康熙癸酉冬□一月，金壇蔣退庵上舍進夢登樓梯之半，力竭，而暗中有人挈之。既上，見月明如晝，左右皆佛像。母孫宜人素衣挾蒲團立，見之，詫曰：「兒何為來此？」佛前兩羅漢侍，拜其左。右以手招之曰：「彼粥飯僧耳，何足為汝師！」乃拜其右，禱曰：「某半生落拓。」禱未竟，忽旁一人答曰：「五載為郎。」退庵默思曰：「我未為郎也。」復自續一語云：「萬事在心。」羅漢乃命檢一蒲團，隨宜人去。既寤，意忽忽不懌，作佛前自懺詩五章。□二月二□五日赴友人宴，暮歸，與同寓友飲酒甚歡，賦詩數首。漏三下就寢，忽嘔穢，不能語，黎明，卒矣。

胡任輿夢人授詩

康熙辛酉，朱竹垞檢討主試江南，領解者為胡任輿。胡嘗夢一人授以詩，有「手弄雙丸小天下」之句，而久困公車。至甲戌會試，題為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章。試後，謁其房師趙恆夫於寄園，恆夫曰：「子必大魁也。」及廷對，果第一。

鄭集闈中得夢

蘭谿鄭孝廉集有舊疾，康熙戊子，入闈復發，倦甚，夢中聞人語云：「子中式，須待一千五百年。」醒而大悲。明早，得《孟子》題，乃「由堯舜至於湯」三節也。大喜，揮毫如意，是科遂與鄉薦。

徐文穆夢扶目

錢塘徐文穆公本少祈夢於西湖之于墳，見于忠肅命武士扶其一目，懸之柱石，遂驚寤。後入相，方悟「目」配「木」，乃「相」字也。

閔夏聲夢其父

閔夏聲大令望為孝廉璋之子，屢躋小試。璋歿後，已無意科舉矣。康熙癸巳春，忽夢璋告曰：「爾今科當中。某題文字三篇，不可不熟讀也。」覺而異之。即檢書篋，果得璋遺稿，遂日夕誦之。屆期，借范某監照錄科，是秋竟捷，選浙之富陽令。時又值鄉舉，調入簾。閔自思此事久廢，恐屈人才，乃請同里名士朱東村飾為僕從人，代閱卷。主考喜閱卷不妄薦。榜發，惟閔房得人最盛，元卷亦出其房。揭曉後，新貴謝師，閔備述所以，令與朱相見。

王企靖夢至一湖

雄縣王少司寇企靖嘗夢月夜至一湖，四岸皆若琉璃所築，中互獨木橋，橋上立一少年，朗吟一律云：「若要西歸亦不難，何須抵死夢邯鄲。休誇肘後黃金印，試認囊中白雪丹。五嶺風煙迷去就，三吳羽檄報平安。波濤轉眼琉璃界，只許今宵月下看。」時康熙丁酉九月朔也。

李文貞夢神贈詩

李文貞公光地未貴時，祈夢於九龍灘廟神，贈詩一聯云：「富貴無心想，功名兩不成。」意頗惡之。後中康熙戊戌進士，而大拜，方知「戊戌」兩字，皆似「成」而非「成」，「想」字去「心」，恰成「相」字。

錢禹侯夢人贈兒

仁和錢禹侯，名世英，瓊沙方伯琦之祖也。嘗載米□餘艘過巢湖，已泊矣，而大風起，湖中他客舟盡覆。禹侯募人拯一生者，予米□石，一死者，予五石。聞者皆踴躍，全活無算，而舟中米為之空。一日，鄰婦劉氏夢有大官張軒蓋，抱一兒，傳呼入室，喟曰：「誤矣，尚在左壁。」人喧馬騰，爭往錢氏屋。及旦，婦來告夢異，語未竟而嶼沙生。

范浣浦夢齊第五

雍正癸卯，世宗登極，連開鄉會恩科。先一歲，范浣浦咸夢見泥金捷報，有「齊第五」三字。及鄉試，題乃「子華使於齊」一節；會試，乃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」一節，皆「齊」字在第五也。遂聯捷入翰林。

香虞臣夢賈似道侍女

香虞臣都護格曾任杭州鑲白旗統領，署在畚箕兜，相傳為賈似道別墅。一日，午睡，見一女子跪榻前，呼大人曰：「妾乃故宋賈平章侍女梅姬也，久淹於此，如見憐，乞焚楮帛，呼賤名，送出湧金門外，始得逍遙自在，感德莫名。今大人將遠行，故敢昧瀆。」揮之不去，遂覺。虞臣不信，夜復夢如故，遂依言送之。旋擢廣州副都統。

顧俠君選元詩有夢

長洲顧俠君，名嗣立。康熙壬辰進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築堂於宅之北，閭邱坊之南。壘石為山，望之平遠也；揜溝為池，即之蘊淪也。登者免攀陟之勞，居者無塵埃之患。於是插架以儲書，叉竿以立畫，置酒以娛賓客，極朋友昆弟之樂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，得百家焉，業布之通都矣。俠君乃夢有客愉愉，有客瞿瞿，一一□□，容色則殊，或俛而拜，或立而盱。覺而曰：「是其為元人之徒歟？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珠歟？」乃借鈔於藏書者，復得百家焉。未已也，博觀乎書畫，旁搜乎碑碣，真文梵夾，靡勿攷稽，又不下百家，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。

康康山夢童子授如意

乾隆時，杭州北郭有康康山者，名燾，讀書勵行，以孝聞，絕意進取。畫人物山水，皆師法元人。年三□，禱於于忠肅公祠，夢童子授一如意，背篆「石舟」二字而寤，遂更字石舟焉。後館廣陵巨室，遇黃山老僧，熟視康山久，叩姓名，神色愕眙。康山詰之再，則曰：「曩有石舟禪師，視予年齒較長，工詩善畫，結茅黃山蓮蕊峰下，有石如舟形，師因以自號，化去幾四□年矣。先生

狀貌酷似，字又同，得毋前生為吾石舟師乎？」又問康山生年月日，則石舟涅槃之日也。相與嗟異。所夢至是乃驗，因灑然有出世之想。黃山僧別去，康山攜瓢笠親訪其處。土人導之往，指所謂石舟者，語良是。佛龕久毀，無有知石舟師名字者。向所識之黃山僧，不可蹤跡矣。康山凡三至，無所遇，倦而歸，遂終老於北郭。

陳魯齋夢人贈句

乾隆時，錢塘陳魯齋太守土璠出守瑞州，將啟行，夢人贈句云：「路回碧落三千里，筆瀉銀河□二時。」醒而不解。抵瑞州，則郡廨後有碧落山，而京師距江右正三千里；是年太歲在亥，□二時，亥也，旋卒於官。

姚氏二女兒夢於其兄

鄞縣民姚精者，為叛夷所殺，掠其二女。二女見夢於其兄，當以明日自沈江中，喪後日當至，可候之。果如所夢，得二女之尸於水。

童二樹夢道士

山陰童二樹布衣鉅，晚年以與修《甘泉縣志》，客死揚州。初，二樹少時嘗臥病，夢一道士相招，卻之，乃去。及病於甘泉志館，則夢其人又來，為著五銖衣，牽白鶴，使騎之。及寤，遂自知病不可愈矣，然猶強起畫梅，未就而卒。

全謝山夢陸茶塢

全謝山之交陸茶塢也，馬嶠谷為之介，一見即傾倒。茶塢嘗曰：「謝山無終老山林之理。」謝山遊嶺外，一病幾死，病中夢過茶塢之水木明瑟園，與之坐紫藤花下，啜尊羹。茶塢復以酒鬪之飲，謝山曰：「此伏波曳足壺頭時，不復與君抗也。」醒而異之，以為僥倖生還，一踐此景，而茶塢乃竟先謝山而卒。

齊息園有三夢

齊息園平生不多作夢，每夢則必有異。

一，應鄉舉時，嘗游西湖，至于忠肅祠，倦而憩於廊下，見若有隸役者，執刺相迓，遂入中庭。忠肅出位揖之，使就賓位。有頃，忽謂之曰：「爾之事在我，我之事在爾。」息園因請曰：「公在明景泰時，專聽獨任，千載無兩，而易儲之事，默不一諫，何也？」忠肅曰：「耿耿此心，淹沒數百載，微子問，余固將有言。子他日第詳檢皇史宬，便知我心跡耳。」言訖而寤。及乾隆丙辰入翰林，修《明史》綱目，英、代兩宗之事，實任纂述，因請開皇史宬，盡取諸書疏閱之。乃著《易儲論》，以暴忠肅之冤。

一，在上書房時，一日，面忽發赤，如中酒狀。其夜，夢游天台，與司馬承禎談玄甚久，寤而不知其所謂。越三日，暮，出禁門，馬逸不止，顛焉，腦裂而殞，賴蒙古太醫治之，始得甦。既思夢中遇承禎之地，乃墜馬坡也。

一，乾隆丁丑春，將赴杭，渡江之夕，夢上天竺，觀音大士遣侍者乞題額，口占二語應之。覺而猶記其辭，書之，藏諸篋。既至萬松嶺，將軍富德來謁，曰：「余有求於先生，其許我乎？」息園曰：「諾。」富曰：「某一子，疾甚劇，家人禱於天竺，始得生。今將往祭，諸物備矣，獨缺聯句，願得先生之筆以為重。」息園遂取所藏者示之，富大驚愕。自是每晤，必致敬禮，稱為老佛焉。

梁文定解夢

會稽梁文定公國治病篤時，夢至一處，宮殿巍峨，坐客皆不識。談久，忽思吸煙，苦無火，或指一殿曰：「此中有火。」中坐一神招文定曰：「且緩吸煙，我有一聯，君對之。」因書「三代之英汝繼泰」七字。文定驚而醒，召諸門生來視病，為解之，皆辭不能。良久曰：「我不起矣。『三』者，三中堂寶也；『英』者，英中堂廉也；『泰』者，伍中堂彌泰也。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，我其繼之乎？速辦後事可也。」越三日而果薨。

錢文敏夢墨兩丸

武進錢文敏公維城，嘗於乾隆戊午應順天鄉試，至都，場前夢至正陽門外，見一人貌岸然，支布帳，陳墨若干於其下。先有一髯買墨，文敏亦就而買之。售墨者熟視文敏，予墨兩丸，繼予髯一丸，遂醒。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嘉淦，則儼然售墨者也。次一同年來謁，則髯至焉，是為無錫李時乘。蓋墨兩丸者，兩榜，李則以一榜終於東平州牧也。

錢文敏夢天榜

錢文敏公初名辛來，以其尊人夢辛棄疾而生故也。改名後，乃字幼安，號稼軒，以識其夢。乾隆乙丑春闈前四月，夢行天榜，狀元為李某，己為探花，榜眼不著姓名。後榜發，文敏果為狀元，官至刑部左侍郎，贈尚書，而李某則在二甲，以知縣用。

錢文敏夢哀哀

錢文敏公以少司寇丁艱歸，夢見一大碑上書「哀哀哀」三字，心甚惡之，語其弟竹初明府。竹初曰：「三口為品，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。」未幾卒，詔贈尚書銜，賜葬立碑，其夢乃驗。

周立五夢易頭

宜興儲同人，名欣。崇拜周立五備至，謂其德足以敦天下之鄙，其學足以正天下之詖，其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。立五，名啟嵩，亦宜興人。弱冠時顴未高，兩頤逼而禿，面有橘色，鄉人笑之曰：「此黃冠相耳。」立五若勿聞也。年三□二，猶困童子試，偕其父旅荆南，宿南城外倉橋側，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，右手操刀，左手提一人頭，鬚髯如戟，至榻前易頭去，以手所提頭函其頸。大驚，持父足疾呼。及舉手摩之，頭如故，凜凜者累日。未幾，顴漸高，兩頤骨漸豐，鬚髯鬢然日益長。越年餘，又夢一白鬚老者，冠緇冠，執杖尾塵，隨一金甲人，語曰：「吾來易而腹。」語訖，金甲人抽所佩刀啟其腹，出其臟腑，滌而復納之。既納，以方竹笠覆於腹，復取釘椎釘四角，而夢中聞響聲丁丁，竊怪其無痛也。釘畢，白鬚老者揮塵拂而祝曰：「清虛似鏡，原本無塵。」忽釘與笠豁然有聲，遂寤。自是文學日進，歷試兩闈皆獲售，官至侍講學士。

夢于忠肅示字

有三人祈夢於于忠肅祠，兩人無夢，一人夢忠肅謂曰：「涼往觀外照牆，則知之。」其人醒，告二人。二人妒其有夢，偽溲焉者，即於夜間取筆，向牆上書「不中」二字。天尚未明，寫「不」字不堪連接。次晨，三人同往視之，乃「一个中」三字，果得夢者中矣。

周某夢于忠肅

宜興周某，少時至于忠肅祠祈夢，夜夢一皂隸來摸其臀，與之狎，憤怒，大叫而醒。以為忠肅不能御下，何足敬也，遍告親友。後成進士，選湖南龍陽縣令，□餘年，卒於任所。

陳某夢于忠肅

海寧秀才陳某嘗祈夢於于忠肅祠，夢忠肅開正門延之。陳逡巡，忠肅曰：「汝異日為我門生，例宜正門入。」坐未定，侍者啟湯溪縣城隍稟見，即見一神峨冠來，忠肅命陳與抗禮，曰：「渠屬吏，汝門生，汝宜上坐。」陳惶恐而坐。聞城隍神與忠肅語甚細，不可辨，但聞「死在廣西，中在湯溪，南山頑石，一活萬年」□六字。城隍神告退，忠肅命陳送之至門，城隍曰：「向與于公之言，君頗聞乎？」曰：「但聞□六字。」神曰：「志之，異日當有驗也。」人見忠肅，言亦如之。驚而醒，以夢語人，咸莫解其故。

陳家貧，其表弟李實選廣西某府通判，欲與偕，陳不可，曰：「夢中神言死在廣西，若同行，恐不祥。」通判解之曰：「神言始在廣西，乃始終之始，非死生之死也。若既死在廣西矣，又安得中在湯溪乎？」陳以為然，偕至廣西。通判署有西廂房，封鎖甚祕，人莫敢開。陳開之，中有園亭花石，遂移榻焉，月餘無恙。中秋，在園酣飲而醉，歌曰：「月明如水照樓臺。」聞空中有人拊掌笑曰：「月明如水浸樓臺。易『照』字，更不佳？」陳大駭。仰視之，有一老翁，白藤帽，葛衣，坐梧桐枝上。陳悸，急趨臥

室。翁下地，以手持之，曰：「無怖，世有風雅之鬼如我者乎？」問翁何神，曰：「勿言，吾且與汝論詩。」陳見其鬚眉古樸，不異常人，意漸解。入室，互相唱和。翁所作字皆蝌蚪形，不能盡識。問之，曰：「吾少年時俗尚此種筆畫，今頗欲以楷法易之。緣手熟，一時未能驟改。」所云少年時，乃媧皇前也。自此每夜輒來，情甚狎。通判之僅常見陳持杯向空處對飲，急白通判。通判亦覺陳神氣恍惚，責曰：「汝染邪氣，恐死在廣西之言驗矣。」陳大悟，與通判謀，歸家避之。甫登舟，翁先在，旁人莫見也。經江西，翁謂之曰：「明日將入浙境，吾與汝緣盡矣，不得不傾吐一言。吾修道一萬年，未成正果，以少檀香三千斤刻一元女像耳，今向汝乞之，否則將借汝之心肺。」陳大驚，問翁修何道，曰：「斤車大道。」陳悟「斤車」二字，合成一「斬」字，愈駭，曰：「俟歸家商之。」同至海寧，告其親友，皆曰：「忠肅所謂南山頑石者，得毋此怪耶？」次日，翁至，陳曰：「翁家可住南山乎？」翁變色罵曰：「此非汝所能言，必有惡人教汝。」陳以其語語友，友曰：「然則曳之入忠肅祠可也。」如其言。將至，翁失色反走。陳兩手挾持之，強掖以入。翁長嘯一聲，沖天去，自此怪遂絕。後陳冒籍湯溪，竟成進士，會試之房師乃狀元于振也。

趙笠亭夢于忠肅

趙笠亭祈夢於于忠肅祠，夢見忠肅憑几坐，几燃燭二枝，上有綠字，書「冠冕通南極，文章列上臺」二句，以為大吉兆。後竟以疾亡。將殯，其門人相率臨奠，設筵告祭，筵前燭二枝，綠字所書即此二句。

張文和夢其父

乾隆丙辰正月元日，大學士張文和公廷玉夢其父文端公英獨坐室中，手持一卷。文和問翁看何書，曰：「新科狀元錄。」問狀元何名，舉左手示文和，文端曰：「汝來此，吾告汝。」文和至左，曰：「汝已知之矣，何必多言。」文和驚醒，卒不解。及殿試揭曉，則狀元為金德瑛，蓋移「玉」字至「英」字之左，驗矣。

梁兆榜甲名定於夢中

廣東梁觀察兆榜有族叔素奉佛，其妻方娠，夢觀音大士語之云：「汝生子可名兆榜，將來為三甲第八名進士。」驚醒，果生一男，夫婦甚喜，以兆榜名之，即為之捐監，以待入場。及年長，頑蠢異常，不能識字，留監照無用，乃以與族姪，使下場，即觀察也，果於乾隆庚午、辛未連捷。

觀察會試出侍郎雙某門。將殿試，雙欲為送表聯於讀卷官，觀察辭曰：「門生先有夢兆，已定為三甲第八名進士，殿試前列，似難以人謀也。」雙不信。及殿試榜發，則二甲六〇八名，雙愈笑其誕，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。是科進呈〇卷，第一名為某相國之子，上改拔杭州吳鴻為狀元。嫌二甲八〇名太多，命分二〇卷置三甲，於是觀察仍為三甲第八名進士。雙歎曰：「《易》稱『聖人先天而天不違』，斯言信矣。」

王介眉夢陳壽

錢塘王介眉侍講延嘗夢至一室，有一叟，身短髮白，坐於榻。一人頰而黑，揖而語曰：「余陳壽也，黜劉帝魏，遂貽口實。」指榻上人曰：「賴彥威先生以《漢晉春秋》正之。汝為先生後身，勉而成之，毋廢乃業。」時介眉方撰編年紀事一書也。因有紀夢詩云：「慚無《漢晉春秋》筆，敢道前身是彥威。」即指此事。及書成，乃名之曰《補通鑑紀事本末》。

鮑倚雲夢為人作書賦詩

鮑倚雲生平屢有夢，乾隆甲戌之早春，病中夢為人書榜聯，中有「文章麗奠笙鐘日」之句。放筆作大字，紙盡，落「日」字。四月初五夜，夢至一顯者家，飛樓邃宇，丹碧隱現，賓客多海內知名士，華筵高會，燈月交輝。主人出吳綾數尺，命作詩。鮑成七言長歌二〇餘韻，中有「面隔桃花人外嬌，畫衣舞破春風媚」二語，為座客所稱賞。頃之，有女郎含羞來謝，意態嫵婉，至可念也。

薩載夢判兩囚

乾隆丙子，蘇州府前石碑忽倒，觀者如堵。蓋兩童拋球，誤出碑上，一童爬取，碑倒，一壓死，一折左腿，老婦負之歸。時蘇守薩載公出，回署知其事，傳書役謂之曰：「昨夜本府夢上官委余用硃筆判兩囚罪，一囚判『斬』字，再判一囚，有老婦再四哀求，乃判減等。茲聞老婦負之歸，則與夢悉符矣。」此童滕姓，乃疍藥之裔。及壯，恣行不法，人呼之曰海鬼。以母控忤逆發遣，適合減等之意。薩後官至江督。

吳香亭夢金牌

吳香亭玉綸中乾隆辛巳進士。先於戊寅除夕，夢灶神引至一處，列坐〇神，而九神起立，開鐵櫃，示以金牌，中有古篆二〇餘字可辨。送吳登舟，岸上鳴金伐鼓，見波濤洶湧中，一蛇緣楫而上，一蛇從空而降。寤，以告其兄玉衡。玉衡謂其心中，意謂蛇者巴也，金屬羊，其歲適萬壽開科，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。辛巳，遂報捷。

崔鳳集夢草橋

乾隆庚辰，寧河崔鳳集將赴鄉試，祈夢，夢見一詩，有「功名祇在草橋頭」句。醒而不解。及啟程，行至草橋，時方演《紅梨記》趙解元故事，是科果領解。

紀文達夢遞文書

紀文達公詢謫戍塞外，見兵役遞文書，而翌日對人言：「夢中遞文書，恐誤時刻，鞭馬狂奔，今日腓肉尚痛。」眾皆粲然。文達作詩云：「一笑揮鞭馬似飛，夢中馳去夢中歸。人生事事無痕過，蕉鹿何須問是非。」

周玉井夢入雲樓丈室

周蓮，號玉井，海寧人，乾隆乙酉舉人，官中書。嘗夢入雲樓丈室，見壞衣斷拂之老僧數百，皆在室中，惟一座尚虛，中有一人顧之曰：「後四〇年，君當來此。」遂寤。歿後，有以其時考之者，良合。

德某夢子中解元

乾隆癸卯江西鄉試，首題為「學而優則仕」一節。周力堂制軍之文甚古奧，房考張某苦不能句讀，怒而批抹之，黜之矣。至夕，歸寢，張忽嚙語不止，自披其頰曰：「如此佳文，而汝不知，尚忝然作房考乎？」因自罵自擊不止。僕以為中風，急請眾房考來檢視。得所抹周卷，讀之，俱不甚解，乃曰：「試薦之。」正主考為禮部侍郎任蘭枝，閱而驚曰：「此奇文，通場所無，可冠多士。」副主考德某閱文而倦，假寐於几。伺其醒，告之，德問何字號，任曰：「男字第三號。」德曰：「不必閱文，竟定為解元可也。」任問故，曰：「我寢方酣，忽見金甲神向我賀，曰：『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。』今得男字三號之卷，非其驗耶？」言畢，閱文，亦大加歎賞，遂定為第一。

程在山夢古衣冠

吳縣程在山有逸園在西磧山下，居二〇餘載矣。晚年嘗夢古衣冠者相訪，自言為崑山城隍，任滿將去，欲薦君自代。既醒，笑以語家人。已而自悔失言，謂妖夢不足憑，誠勿妄傳。久之，眾亦忘矣。迨疾革，處分後事畢，將瞑，忽張目曰：「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，所見仍為山中風景，固無章服加身，亦無鬼役相迓，可知吾未嘗為冥官，爾等勿為吾之前夢所惑也。」乃一笑而逝。

羅兩峰夢入花之寺

羅遜夫，名聘，號兩峰。好游，足跡半天下，所至輒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合。又好釋氏書，通禪理。嘗夢入一寺，榜曰花之寺，髯鬚前生即其主僧，後遂號花之寺僧，且鑄印識之。

龔定庵夢龍首人身

龔孝拱為定庵子，生而有異徵，相傳為嘉興三塔寺前之潭中毒龍降世。寺未建時，潭廣袤可百畝，歲溺人無算。有高僧過其處，設壇誦經三日，潭水無風而浪，夜見夢於僧，曰：「大師何故見苦？」僧言：「汝害人多，吾當為民除害。」再四哀求，則

云：「汝能使潭水立涸，吾可建寺其上，導汝皈依佛法。」龍頷之而去。翌日，大風晝晦，塵沙蔽目，潭水果涸。僧乃募建此寺，門內塑韋馱像，狀猙獰可怖，即龍也。

定庵夫人何氏嘗入寺求子，初入寺，見韋馱向身直撲，驚踣於地，後遂有孕。定庵客揚州，亦夢一男子龍首人身，排闥而入。燭之，無所見。未幾，得家書，報生一子。其墮地時，啼聲甚厲。有皮蒙其面，揭之，始見眉目。生數日，有一僧叩門求見，家人不可，僧曰：「抱新公子出，吾有語語之。否則吾將盜之去，如聶隱娘故事。」老僕白主母，謂此僧欲一視公子，非惡意，盍抱以出示。及見，僧與之耳語，云：「生非其時，出非其地，可憐可憐。異日慎勿游三塔寺可也。」語畢，掉臂而去。

佛行方夢神促之起

佛行方，名智，杭州之滿洲駐防也，由協領遷成都副都統。乾隆戊申，征廓爾喀，調駐藏大臣。嘉慶丙辰，調哈密吐魯番辦事大臣。以老告休，回杭，年八□餘矣。先是，鞞鼓橋下有一小神堂，行方奉差，清曉過之，倦而熟睡，夢神促醒之。及貴，因創建為香火院。

張古餘監試得夢

徐少鶴侍郎少負博洽名，作文喜用僻書難字。嘉慶甲子舉於鄉，題為「謹權量」四句，文中所用之字，讀者多結舌不能下。相傳是科內監試張古餘太守於第二場夢神告之曰：「此卷所用者，乃《爾雅》注疏，君記之。」既醒，自笑以為監試官向不閱卷，何有斯夢。次日方送薦卷入，忽聞二主考相語曰：「卷中出比所用，乃《山海經》；對比，則杜撰矣，當黜之。」古餘聞之，忽悟，乃前白曰：「恐是《爾雅》注疏。」因述夢中所聞。繙《爾雅》閱之，信，遂中式。

高封翁夢大將軍

嘉慶戊辰，高翰卿誣尹寶森赴金陵鄉試，封翁期之切，入闈日，虔祀梓潼神。旋與二三老友飲福酒，微醺而臥，一人謂曰：「爾欲令郎中式耶？非大將軍不可。」醒而意索然。及報捷，始悟，蓋是科典試為帥仙舟中丞也。

葉維庚夢中玩月

秀水葉太史維庚，嘉慶甲戌進士，由翰林出宰江左。己卯秋試，調入簾。八月□五夜，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，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《水調歌頭》詞，俾和之。和畢，復引至一官署，游覽殆徧。問其地，曰：「澄江。」亦不知其在何省也。遂醒。後丁內艱，由寶應令量移江陰，忽憶前夢，蓋江陰一名澄江也。故其《留別寶應紳士》詩中有「料得下車圓舊夢，澄江真個月分明」之句。次年，卒於澄江。

蔣以暄夢四□一

蘇州蔣以暄嘗於韋蘇州廟祈夢，夢至一巨第，門首牆上有真草隸篆四行，每行三字相同，乃四□一也。真書一行下，旁註「悲」字；草書一行下，旁註「去」字；隸書一行下，旁註「存」字；篆書一行下，旁註「喜」字。醒後不解何義。未幾，其父容齋歿，時為乾隆丙申，丙申乃四□一年也，真書一行乃驗。服甫闋，以暄亦歿，年四□一歲，至是而草書一行又驗。以暄生前耽吟詠，多散佚。歿，後友人檢其遺稿，僅存四□一首，至是而隸書一行又驗。嘉慶庚辰，以暄胞姪泰培由起居注主事，加三級，恭遇覃恩，貤贈以暄朝議大夫，距以暄歿已四□一載，至是而篆書一行又驗矣。

劉孟塗入某之夢

桐城劉開，字孟塗，嘗遊浙，過某邑，有人候於途，卒然問曰：「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？」要至家，具盛饌。酒半，告以有母孀且老，前夕夢其父語之曰：「三日，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，非先生文不能傳爾母，當固請之。」既復與遊山，見一古墓，有碑，題曰：「宋處士劉開之墓」。孟塗乃&-POGEI;然自失。

黎襄勤夢帝錫銅符

黎襄勤公治河□三年，安瀾無事。道光甲申春，薨於位。先於癸未冬，得夢甚異，有詩紀之。將卒時，坐而假寐，白氣彌空，家無餘財，眾目所睹，咸以為襄勤之清節，生天必矣。其詩之序云：「道光三年，歲在癸未嘉平月二□一日封篆之期，予方苦病，纏繞數月，夜臥多不成寐。是夕忽睡著，夢帝錫予銅符，篆文如古錢形，長約三寸許，寬約二寸。夢中讀之，不甚記憶，上有『天雷』二字，下有『不但千金』四字，餘字不甚了了。」

光朝魁夢榜上有名

桐城光律元布政聽諧有弟朝魁，本名聰訥，應嘉慶丙子順天鄉試獲售。道光乙酉春，忽貽律元書於京師，言夢見春榜第二□二名者為光朝魁，欲改名以應之。以其屢困春闈也，重違其意，遂代為請改。次年丙戌，以第六□六名進士殿試二甲，即用知縣。律元亦以為適然，且名次固未合也。後為鄂撫楊懋恬言之，楊曰：「夢境迷離，安知不視六為二？且草寫『六』字，下二筆連鋒，尤與『二』似，不然，何重兩字而不誤也？」

程春海夢中懷硯

郴州五蓋山至峻，巔有峰尤高，戴龍湫，湫下坎，產石若端溪。郴人取而礪，不知可為硯材也。刺史曾鈺識而寶之，以為勝端溪下巖。道光丁亥秋，程春海侍御在長沙，一夕，忽夢造曾室，室盡硯，邀賞之，遂懷一去。覺而寓書於曾以為笑，時絕不知有得硯事也。曾答書，則謂果得硯，故且詫我夢，我亦自詫。其臘小除，曾餉硯二，啟視之，皆夢中所見也。曾有詩至，乃賦長歌答之。

何子貞夢食饅頭

何子貞太史少嘗夢至一處，見案以盤盂盛饅頭甚多，即取一食之。又取其一，忽有人攘臂奪之，遂不得食。視其人，不識也。及嘉慶庚辰，陳蓮史以己卯解元中式第一名貢士魁天下，子貞晤之，即夢中所見也，悵然曰：「吾其不能與此人爭乎！」道光乙未，子貞以第一人領解，次年成進士，則會狀皆非元也。

何子貞夢弟僧服

道光己亥，何子貞典閩試，歸途，於行館中夢其仲弟子毅言別，留之不可，視其身，已僧服矣。覺而泣曰：「吾弟其不幸乎？」於是朝暮哭。及入都覆命，馳詣其父文安公私第。時子毅果前卒，家人以其遠歸，不即告，而子貞已哭失聲，遂不能祕。問何以知之，乃言所夢。

鄭修樓信夢

鄭修樓，名天爵。道光乙酉拔貢，朝考一等，用知縣，分發江蘇一載矣。同僚有小故忤上官者，皆被議。鄭懼得罪，乃改教職歸。旋中道光丁酉科第四名舉人，歷任平和學教諭。洊升延平府學教授，不赴。是時家居，粵寇將至，家人請偕往，曰：「吾不往也。」生平恬靜寡慾，以書名家，素信夢，屢有夢徵。任平和時，將府試，預有夢，告假歸里，同寅異之。未幾，漳州失守。升教授時，離家僅百里，亦不往。未幾，延平被圍。晚年兼學畫，畫甚工，益杜門謝客，惟外邑諸生始一見之。

王立齋夢羊

道光丁酉江南鄉試，唐黼卿再與分校，所居左經房，與王立齋比鄰。一日，立齋忽喘息來，謂黼卿曰：「君所閱有羊字號卷耶？可速檢呈。」詢其故，則曰：「此卷當得元。」問何以知之，曰：「頃疲倦，隱几假寐，恍惚過君門，庭戶一新，巍然若大廟。既入，聞櫃內有聲甚厲，驀然一羊跳出，龍變化之象也，意元卷必為君得之。」黼卿亟覓薦卷底簿，果有羊字號卷，已先日呈進，然猶疑信參半。及填榜拆封，解元為江陰鄭經，果即羊字號卷也。經，字守庭。

趙季淵夢憚某

趙季淵官獨石口，道光庚子，其子枚生捷京兆，得信喜甚。翌年為辛丑，夜夢其業師憚某，問曰：「小兒幸徼一第，尚能捷南

宮否？」憚曰：「子何不詳讀《聊齋誌異》。」及醒，隨手取閱，適見一條云：「湯公名聘，辛丑進士。」是科，枚生果聯捷。

魏芸閣夢觀天榜

魏芸閣初名然乙，道光辛巳舉行恩科鄉試，魏於是年正月，夢觀天榜，其第一名則仁和魏士龍也。寤而求之仁和學籍，無其人，乃自改名士龍以應之。是科不中。至甲辰恩科鄉試，果以第一人中式，距得夢之歲二〇四年矣。

曹文正夢桂文敏

桂文敏公芳以少司農、軍機大臣奉命出外鞫案，中途授漕督，因即赴任。行至荊州，患病。其大父嘗督兩湖，父嘗官湖北督糧道，皆沒於楚。都人聞其病，皆危之，以其先人於楚不利也。

文敏在都時，與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，而彼此過訪，未嘗登堂。病時，文正夢文敏來訪，坐廳事，告云：「吾物化矣。吾祖父俱不利於楚，何故也？」文正曰：「君尊人豈官楚乎？」文敏曰：「吾曾有家書煩君攜寄，乃忘之耶？」言已，復曰：「吾今約君往履安寺，彼地絕佳，可樂矣。」文正不欲往，文敏起坐，牽其衣。文正堅退，文敏曰：「可相待二〇年。」文正驚寤。次日，文敏之凶問至。因追憶寄書事，乃典試湖北時，嘗為文敏寄家書，事不誣也。後文正沒，恰符二〇年之數。

湯貞愍夢點名

湯貞愍公貽汾嘗權浙江三江營守備，方卸事，欲回省，夜夢一騎持文書以呈，請速往攝篆，問何地，曰：「至自知之。」旋有人控馬至，扶策而上。有藍旗二，跨刀之卒四，前導。約半日程，見數千人跪迎於道左，類皆斷頭折足者。旋抵一署，武士林立。升公座，一吏捧冊唱名，其人即跪道旁者。點畢退堂，而煖閣以後皆牆壁，無旋身處。顧見旁一老吏，似曾相識，因問此何所。吏方欲言，而前騎吏已白新任到矣。霍然而醒，細思老吏狀貌，乃督院兵房某也。

陳右銘夢為神所戲

義寧陳右銘中丞資篋侷儻負才略，遭世多故，慨然有澄清之志。嘗應禮部試，祈夢神祠，夜夢隨李愬入蔡，雪月交映，旌旄飛揚，立馬指揮，意氣閒俊。醒而大喜。及下第歸，至上蔡，風雪大作，夜二鼓，始投逆旅，委頓殊甚。自是雪濤連旬，資糧盡盡，典衣鬻馬，僅得南還，乃知為神所戲，不復談兵矣。

左文襄功名符夢

左文襄未遇時，嘗得一夢，則領解也，春闈報罷也，參戎幕也，典兵權也，膺方面也，得封爵也，平邊亂也，復提兵萬里，掃蕩邊氛，返故鎮也。及遽然而覺，乃知為夢。是歲秋試舉於鄉，其後入幕治兵，凡所經歷，皆與夢中所見，若合符節。

鄒鳴鶴夢洪水

鄒中丞鳴鶴未遇時，夢至一處，如衙署。有人自內出，乃同學某也，云在此掌祿籍。鄒請代查祿壽，某人內良久，出以片紙書「官居四品，洪水為災」八字付之。道光辛丑，任開封府知府，中牟決口，黃水灌城，危在頃刻。因舉前夢告人，自恐不免，然竟獲無恙。後任粵撫，被劾而歸。粵寇擾江左，在江寧辦理團練，城破殉難，照道員例贈卹。人始知四品乃道員，洪水，洪秀全也。

余見韋夢王〇朋

上海余見韋，名文榮。晚年登第，夢王〇朋以侍生帖來謁。時年已老，私念他日豈能得鼎甲乎。後列三甲，除知縣，又夢〇朋以治生帖來拜，不解其故。旋選授樂清令，始悟前夢。至縣，修其墓，訪其子孫，又夢〇朋來謝。未幾，獵人以虎皮送至，云是〇朋墓所獲也。

樊萼樓夢其妾

湖北樊希棣，字萼樓。死而復蘇。有妾姚氏，素婉孌，善事其嫡。平日嘗言：「婦人嫁為人妻，則事舅姑如事父母，禮也。今我為人妾，不敢侵主婦之職，則惟有事主父主母如事父母耳。」以故萼樓夫婦極愛憐之。萼樓仕黔中，以寇盜警互，寄其孥於蜀，姚亦從焉。俄而病死，萼樓在黔，未知也。一夕，見姚冉冉至戶外，欲入，又不敢入，即於戶外扱地而拜。視其衣，則袿裳鮮明，訝曰：「汝何得衣此？」遂無所見。越數日而家書至，姚死矣。其後黔亂粗定，家人自蜀還黔，萼樓語其妻曰：「姚死，汝以盛服斂之，非禮也。」妻曰：「不然。」萼樓笑曰：「汝毋我誑。」因歷言其簪珥袿裳。妻不能隱，乃曰：「吾痛之甚，故稍假之耳，君何從知此？」萼樓乃告以夢中所見焉。

章采南夢焦袁熹

同治時，粵東學使以章鑒為最著。章文名素盛，極廉潔，卒於任所。或曰，實署中人不便其所為，害之，卒亦莫能明也。相傳章試海南，甫至，夢有自稱焦袁熹者，謂之曰：「汝場中宜出『去三年不返』題。」醒頗惡之，後果驗。蓋焦氏「去三年不返」文，人頗熟誦，而焦亦為廣東學使，卒於海南，又此語恰可為學使卒任所之唁辭，章竟應之也。章，字采南，鄞縣人。

陳宰臣夢授書

安陸陳宰臣學博與山陰施望雲善，未識時，宰臣夢人授書一冊，題曰《望雲詩草》。醒而僅記「杈棕」二字，明日，萬藻卿寄望雲詩往，乃知果有望雲者，宰臣異之。

丁士彬夢觀榜

同治乙丑會試，蘄州李士彬中第三名進士。榜前有丁士彬者，夢觀榜於禮部門外，己名在第三，惟「丁」字獨小，且較他人略低半字，不解其故。榜發，竟落第。越〇餘日，入城，經禮部門，榜猶在，趨近觀之，則第三名「李」字之上半為兩所淋，僅存其下半之似「丁」者矣，乃大駭。丁與李故不相識，次日，乃尋至李寓所，以夢告之，相與歎詫不置。

譚繼洵夢皂衣人

譚嗣同幼時嘗與群兒戲，失足墮池。其父繼洵方晝寢，忽一皂衣人促之起曰：「星君有難，汝速起。」繼洵驚寤。嗣同載沉載浮，瀕於危矣。因援之起，字曰復生。甫總角，繼洵嘗挈之遊衡山，一羽士諦視之，謂繼洵曰：「是兒骨相不凡，惟他日敷歷仕途，宜外官，不宜京曹。過三品，則京外胥宜矣，否則必有大禍。」嗣同長，繼洵即為納粟，以知府官江蘇。光緒戊戌春，奉召入都。繼洵時撫鄂，馳書令掛冠。嗣同覆書備言事君致身、見危授命之義。書成，又以父命難違，疑不敢發。適康有為過其居，告之故，康曰：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！君達人，詎容以此介介？」嗣同聞之，意決，遂北上，卒及於難。

王王秋夢其女

王王秋多女，其次第五者曰幃，小名萸芳，既夭而忽見夢，問物性之靈蠢。王秋戲告以螳子最靈，人最蠢。覺而賦小詩以記其異，詩曰：「幻影重相見，提攜問物靈。衣單垂手立，髮覆兩眉青。泉下年難長，秋來夢易醒。忘情仍有妄，非汝未遺形。」

姚夫人夢其舅

俞祖綏，字履卿，為曲園之猶子。光緒丙子舉於鄉，距其大父之登嘉慶丙子賢書，適花甲一周矣。出榜前一日，曲園之婦姚夫人於吳下春在堂夢其舅自外至，七品冠服，如生時。迎問之，曰：「吾將謝恩，向汝姑借朝珠耳。」時曲園之母猶在堂也。姚夫人寤，喜曰：「履卿中矣。」

趙撫叔說夢

趙撫叔湛深經術，語雜莊諧，嘗自言曰：「光緒庚辰春，猝病咳，自二月至四月不愈，藥之彌甚，終夜危坐。忽夢出門，行大道邊，遠望江湖，浩淼無極。遇村民問途，言此前進為鶴山，仙人之所都也。上行則山內，下行則山外，大道迂遠，有捷徑，可導以行。至某處，昏黑若昏井，余謝不能，願迂道。久之，不見人。得一人，問鶴山，不答。畫掌示以字，搖首去。後者至，改『嚮』字問之。其人視余良久，為指一隅。依以行，突見壁立百仞，上鑿二大字，曰『鶴山』，始悟前失，然不知其義。又捫壁行里許，有老者合眼坐茅舍中，二豎曰：『君非此類也。山外地近，明當引君游，可宿檐下。』次日辨色，豎來，掖余走。過一山，

前有大溪，清光激上下。余欲緣溪行，豎不可，趨山腰，立磐石上，但聞空中大聲獵獵如烈風。仰視，則群鶴翔舞而出，羽翼蔽天日。因問鶴數，豎言：『山外鶴，不知其萬億兆也，此皆鷹籙者，近已一千七百二〇有九矣。』已而清喉間發，變異殊甚，齊飛過前溪。偶俯瞰，則水中影，鸛鵝雞雉皆有之，且雜~LIYLC；、螳、蠱、蛻螂、蟻、螞蟥之屬，其為鶴者百不一焉。余指問豎，豎曰：『毋多言，此為地鏡，不與君緣溪行，以是也。』余強豎往視。自視，人也；視豎，渺小成一環，因拍其肩曰：『脈望脈望。』豎曰：『知我視君又作何狀？彼自視，亦皆鶴也。察見淵魚不祥，不如忘之。』余欲歸，遂循途返。老者拱手俟，因謁而求術焉。告余曰：『不鄙非仁，無仁斯辱；不媚非智，無智斯卑。』余仍不知解也。周視舍側，有書亂疊，疑可得秘文。發之，不可開；開之，無字；疑愈甚。老者言：『三〇年舊約忘之耶？天下事待君者，僅有此耳。君家元叔有言，且各守爾分，力所窮時，巨將不勝，輕則易舉。』余曰：『然，奈余病。』老者言：『東壁下有丹篆二〇四，記之當瘳，人誦一過，能洞見鬼物。』其文曰：『奇己鶴，大復豕。翳織兒，作是子。鳥所躑，弓則弛。伎止斯，吾憐爾。』讀甫竟，聞大呼：『知否？』遂驚寤。剔燈濡筆為之記，四月二〇四日也。」

趙星杉夢于忠肅

光緒某科鄉試，丹徒趙星杉先期求夢於于忠肅祠，夢一神啟其帳，呵令起。遂出門，則神已杳，惟見一牆，有童子，方以兩手叉牆而立。及入闈，則頭場首題為「小子何莫學乎詩」至「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」，乃始悟夢之示題也。

朱葆賢夢于忠肅

趙星杉之同學朱葆賢以教授為生，其年穀不登，鮮有延童子師者，遂落拓無所就。將屆秋賦，乞夢於于忠肅祠，則夢見一題紙，首題為「子曰賢哉回也，一簞飲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」榜發落第，且仍不得館，始悟忠肅呼其名而告以不必在外，可即歸耳，非示以題也。

王某夢于忠肅

無錫王某有父子同應秋試者，其子往于忠肅祠祈夢，夢行於曠野，遇一擔糞者，詢之曰：「今年我中否？」擔糞者匆遽欲行，厭其煩，詈之曰：「尙你娘的中。」及榜發，則其父捷矣。

朱蓉笙夢其父

朱承芳，字蓉笙，錢塘人，大勳女，徐珂室，有《紫薇花館詩草》。蓉笙家吳山麓，有七層樓，江湖在目。燹後惟重建樂山草堂，月夕風晨，徘徊其上，微吟密詠，佳句夥頤。年〇九，嬪於珂，篝燈佐讀，益肆力於詩，旋得咯血疾。一夕，夢其父硯臣提舉大勳語之曰：「兒盍來伴我乎？」次夕，又夢至一室，中列鼎彝甚富，階下花爛然。方玩憩間，父自外人，曰：「此間兒樂否？歸期不遠矣。」旋以光緒丁酉浴佛日歿，年僅二〇有二。

姚壽侯夢自牆隙出

如皋姚彭年，字壽侯。性好潔，齋舍無纖塵。光緒辛卯，舉於鄉。壬辰春闈不第，留京待再試，為武進費念慈太史課子，主賓甚相得。一夕，忽自夢身衣禮服，從費宅旁舍之牆隙，步行而出，醒而告人。未幾，櫻小疾，遽不起，人始悟其將死也。蓋俗例人死，非本宅之家屬，其出殯，不得以柩自正門行，必壞牆而出之也。

吳清卿夢大鵬鳥

光緒甲午，吳清卿中丞大激慷慨從戎。或謂其於此實有三故：一，日者決其有封侯之相；二，元旦夢大鵬鳥從天而下，今敵人適有大鳥介圭之號；三，所練洋槍極準。汪柳門侍郎鳴鑿聞其事，笑而語人曰：「清卿此舉，知之者以為瘋，不知者以為忠也。」

陳仲容夢至明思宗陵

陳石遺有女兒名芷洲，字仲容，為沈璋慶之繼室，其生平之夢皆奇驗。卒前數年，嘗夢至明思宗陵，見穹碑宛然，以為異日當自經死，孰知乃卒於光緒甲申〇二月也。

顧某夢崔聘臣書挽聯

光緒時，開經濟特科，徵碩學通儒。靜海崔聘臣徵君朝慶以精疇人術，為宗室溥玉岑尚書所荐。崔之婦顧氏有叔某方官部曹，聞崔將入都，預除館舍，然久而未至。一日午倦，假寐寢室，隱約覺己之軀殼在牀上，未幾而又似在書舍，一人方據案坐，伸紙疾書「天上有長生之藥，人間無不散之筵」〇四字。審其上款，知為輓己者。寫訖，擲筆起，其人蓋聘臣也。與之語，不答，至是，始悟己已死矣，遂大哭。家人奔視呼救始醒，乃自知為夢，而心之惡之，因誠閻者以崔至毋納。久之，崔至都，往謁，果為閻者所拒。再三往，不得入，遂絕跡。試畢即出都。

越兩載，崔以有事神機營，重至春明，蓋溥之弟所招也。一日，驅車過顧宅，顧方負手門外。崔見之，亟下車趨語。翌日，顧置酒邸中，招崔飲。酒半，顧以欠伸欲寐，遂入內。俄而哭聲自內作，崔大駭，詢其僕，則顧假寐未久而氣絕矣。後崔贈以挽聯，其文即前〇四字也。

袁忠節夢于忠肅

光緒庚子拳禍作，桐廬袁忠節公袒及於難。袁平日自言少年時在杭州，祈夢於于忠肅祠，夢忠肅下階與語。至曉，夢覺，則所言悉已忘之，但記忠肅言「爾之終身，殆與我同」云云。及庚子之役，果以直言授命，其友人作輓歌者，或引此事以弔之。

蔣觀雲夢清溪

諸暨蔣觀雲大令智由嘗夢至一處，花香草暖，春午曛人，而旁見清溪一碧，流水滔滔，因詠「流水無情草自春」句。醒乃續為一絕曰：「花香日午暖曛人，流水無情草自春。一別桃源真夢境，更從何處問初津？」

余允夢老人

宣統辛亥，粵人余允居漢陽，八月〇七夜，夢一老人挈數皂衣者昂然入，笑問曰：「年幾何矣？」曰：「二〇有七。」老者即於袋中探簿籍，微頷曰：「明日行矣。」旋以筆抹其袖。驚而寤，視袖，果有硃色，惡其不祥。晨起，將移居而未果，及夕，中流彈死。

張壘為鬼神所弄

雍正丙午江南鄉試，聘近省在籍進士司分校，皆少年英俊。有張壘者，科分既久，自居前輩，性迂滯，每夕必焚香祝天，曰：「壘年衰學荒，慮不稱閱文之任，恐試卷中有佳文及其祖宗有陰德者，求神於明暗中加以提撕。」眾房考笑其癡，相與戲弄之，折一細竿，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棄擲時，即於窗紙外穿入，挑其冠。如是者三，張大驚，以為鬼神果相詔也，即具衣冠向空拜，又祝曰：「某卷文實不佳，而神明提我，當有陰德。果然，乞再如前指示。」眾房考愈笑之，俟其將棄此卷，復挑以竿，張遂不覆閱，直捧此卷上堂。而兩主司已就寢矣，乃扣門求見，告以深夜神明提醒之故。正主考沈端恪公近思閱其卷曰：「文甚佳，取中有餘，何必以神道設教耶！」眾房考噤口不敢言。及榜發，知此卷已取中矣，相與譁笑，告張曰：「我輩弄君。」張正色曰：「此非我為君等所弄，乃君等為鬼神所弄耳。」

走無常

走無常，謂以生人攝鬼卒事，而句攝生人使之歸冥者也。

西藏活鬼

關外有活鬼，非鬼之能與活人相接，乃鬼之附於孱弱婦女之體。然婦女雖為所附，不自知也。其動作亦如常人，惟精神異於前。凡有與之衝突者，皆病不離身。人知其為鬼所附，故以活鬼名之。然更有驗者，為鬼所附之婦女，每夜眠時，魂即出，其形貌亦如平時，人多遇之。或有能識認者，彼此亦交言，初不知為鬼也。久之乃知為活鬼，或試之，俟眠時以塵灑於鞋內，伺其旁以觀

動靜。則其人酣眠自若，終夜未興，至晨，燭視足底，則塵滿灰印，人是以知所遇者實活鬼也。活鬼能致人貧病，土人云：「活鬼過多，喇嘛必收之，然於所附婦女之身體仍無傷也。」

晚近以來，西人盛倡有鬼之論，略言肉體以外，別有一依達Ether體，肉體死而依達體不死。依達體者，鬼之代名詞也。自此說出，而攝影家攝取鬼影之事遂時有所聞矣。

山前鬼王

京西三山有「山前鬼王，山後魔王」之諺。山前鬼王者，為寶珠洞之海袖禪師。明末流賊陷京師，山前死人甚多，僧皆逃，海袖獨留。每夜靜，人即聞梵音喃喃，為諸魂超度。世祖入關，嘉其功行，加封賜紫。及圓寂，檀越為塑金身，土人因呼為山前鬼王也。

林四娘與陳綠崖親狎

晉江陳寶鑰，字綠崖。康熙癸卯，任山東青州道僉事，夜輒聞傳桶中有敲擊聲，問之，則寂無應者。其僕不勝擾，持槍往伺，欲刺之。是夜但聞怒詈聲，已而推中門突入，則見有鬼青面獠牙，赤體挺立，頭及屋簷。僕震駭，失槍仆地。陳急出，訶之曰：「此朝廷公署，汝何方妖魘，敢擅至此？」鬼笑曰：「聞尊僕欲見刺，特來受槍耳。」陳怒，思檄兵格之。甫起念，鬼笑曰：「檄兵格我，計何疏也。」陳愈怒。遲明，調標兵二千守門。抵夜，鬼從牆角出，長可三尺許，頭大如輪，口張如箕，雙眸開合有光，蹙蹙於地，冷氣襲人。兵大呼發礮矢，礮火不燃，檢輶中矢，又無一存者。鬼乃持弓回射，矢如雨集，向眾兵頭面而掠，亦不之傷。兵懼，遂奔潰。

陳又延神巫作法驅遣，夜宿署中。時臘月嚴寒，陳甫就寢，鬼直詣巫臥所，攫其衾氈衣禪。巫窘急呼救，陳不得已，出為哀祈。鬼笑曰：「聞此神巫乃有法者也，技止此乎？」遂擲還所攫。次日，巫慚懼辭去。自後署中飛礮擲瓦，晨昏不寧，或見牆覆棟崩，急避之，仍無他故，陳患焉。

有劉望齡者赴都，取道青州，詢知其故，謂陳曰：「君自取患耳。天下之理，有陽則有陰，若不急驅，亦未擾擾至此。」語未竟，鬼出謝之。劉視其瘳惡可畏，勸令改易頭面。鬼即辭入暗室，少選復出，則一國色麗人，雲翹靚妝，嫵嫵婷婷而至。其衣皆鮫綃霧縠，無縫綴之跡，香氣飄揚，莫可名狀。自稱為林四娘，攜一僕名實道，一婢名東姑，皆有影無形，惟四娘則與生人無異。陳日與歡飲賦詩，親狎備至，惟不及亂而已。凡署中文牒，多出其手，遇久年疑獄，則為訪其始末，陳一訊皆服，觀風試士，衡文甲乙悉當，名譽大振，皆得四娘之助也。

先是，陳需次燕邸，貸京商錢二千緡。商急去，不能應，議償其半，不允。四娘出，責之曰：「陳公豈負債者，顧一時力不及耳。若必取盈，陷其圖利敗檢，於汝安乎？我鬼也，不從吾言，力能禍汝。」商素不信鬼，笑曰：「汝麗人，乃以鬼怖我。果鬼也，當知我在京之廬舍、職業。」四娘曰：「廬舍、職業，何難詳道。汝近日於某處行一負心事，言之恐就死耳。」商大駭，辭去。陳密叩商之所為，終不洩。

四娘耽吟詠，所著詩多感慨淒楚之音，人不忍讀。閩有訪陳者必與狎飲，臨別輒贈詩，其中庾詞日後多驗。有一士人悅其姿容，偶起淫念，四娘怒曰：「此獠何得無禮！」喝令杖責。士人忽仆地，號痛哀求，兩臂杖痕周匝。眾為之請，乃呼東姑持藥飲之，了無痛苦，仍與惟飲如初。陳叩其為神始末，答曰：「我莆田人也，明崇禎時，父為江寧府庫官，連累下獄。我與表兄某悉力營救，同臥起半載，實無私情。父出獄而疑不釋，我因投繯以明無他，烈魂不散耳。與君有桑梓之誼而來，非偶然也。」計在署□有八月而別，別後陳每思慕不置。

韓文懿卻退縊鬼

韓文懿公貌陋，髻如蝸，年逾四□，領鄉薦，計偕北上，襆被徒行。偶日暮失路，宿人家簷下。少間，一叟籠燭至，問誰何，因具告邦族。叟瞿然曰：「慕廬先生耶？向讀大文，嚮慕已久，今不知惠臨，褻慢勿罪。」乃謙詞致謝。叟叩門肅入，為具酒食，就廳事西偏設榻。廳供祖先木主，殘燈尚明，請文懿安寢。甫就枕，時正月中旬，月明如晝，忽聞窸窣作聲，一女從門隙入，徑至木主前，伏地拜。已，出一物置香爐下，冉冉復由門隙入。文懿知有異，悄起於爐下摸索得一物，就燈下諦視，類篋絲，上纏紅線一，腥臭刺鼻。乃攜壓枕下，倚枕假寐以覘之。無何，又聞窸窣聲，前女從門隙出，後隨一女，相將至木主前，伏地交拜。前女索爐下物不得，意惶急。後女立待良久，乃由門隙入內。前女至榻前，問曰：「頃爐下一物，見之否？」文懿披衣起坐曰：「良有之，汝需此何為者？」女曰：「實告公，妾乃縊鬼也。今夕得替投生，非此物無以為信，乞公憐而賜還為幸。」文懿冷笑曰：「若然，汝利人之死，以圖己之生，我實不願遂汝之生，而不救人之死。物固在此，吾決不汝還矣。」女再三哀之，則瞪目拈髻，冷笑不答。女變色曰：「公不畏鬼耶？如再不還，將現變相矣。」文懿笑曰：「縱現變相，亦本來面目，吾何畏！」女長袖一拂，蓬髮垢面，舌出唇外，長尺有咫，怒目相向。文懿笑曰：「技止此乎？試亦觀我變相。」時文懿宿醒未解，酒氣尚醺，急起赤足，索得隻履，夔躍而前，鬚髯怒張，盛氣向女面一嘯。女悲嘯撲地，頃刻漸滅。文懿急叩內室門，叟出，備告所以。

先是，叟有子出外，婦不得於姑，日間適以小事勃谿。叟聞文懿言，知有變，急入告媪，相與破婦闔門，果見婦懸於梁，氣尚未絕。解縊，以水灌之，頓蘇。天明，文懿出爐下物火之，並將灰投之圍，以絕其患。

劉雲山死而為醫

劉雲山，常州醫也。康熙丙午，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，忽有一醫到門，曰：「我毘陵人劉雲山也。」投一匕而霍然。贈之金，不受，曰：「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。」逾月，某至常，詢於人，廟側有老叟，曰：「雲山死三□七年矣。顧其生時篤信鬼神，曾授夢於是廟之神，墓地以廣祠宇，因自為像於神旁，尚可識其形容也。」某驚愕，入拜其像，宛然，乃哭祭而去。

小人厝棺

長山李宅多妖異，嘗見廈有春凳，肉紅色，甚修潤。主人故以無此物，近撫之，隨手而曲，殆如肉栗，駭而卻走。旋回視，則四足移動，漸入壁中。又見壁倚白挺，潔澤修長，近扶之，膩然而倒，委蛇入壁，移時始沒。康熙戊午，王俊升設帳其家，日暮，燈火初張，王著履臥於榻，忽見小人長三寸許，自外入，略一盤旋，即復去。少頃，荷二小橈設堂中，宛如小兒輩用梁點心所製者。又頃之，二小人舁一棺入，長四寸許，停置於橈。安厝未已，一女子率廝婢數人來，率細小如前狀，女著衰衣，縷束腰際，布裹首，以袖掩口，嚶嚶而哭，聲類巨蠅。王睨睥良久，毛森立，如霜被於體。因大呼，遽走，顛牀下，搖戰莫能起。館中人聞聲畢集，堂中人物杳矣。

報羅

報羅之說，唐人謂進士放榜，須有一人謝世，名曰報羅使，言報大羅天也。又謂羅玠於貞元中及第，開宴曲江，泛舟，玠溺死。後有開試前卒者，謂之報羅。山陽阮葵生謂每科皆有之。而尤異者，涇縣葉沃若，康熙辛未會試中式。既揭曉，葵生趨往賀之，至其家，則哭聲大震，先一夕殞矣。計闈中填榜之際，正屬續時也。

王文簡聞啞聲

康熙辛巳，王文簡公典試楚南歸，道經鄂垣，館於貢院，距楚北闈事竣，已再旬矣。是夜陰雲布合，冬雨淒其。夜半，聞後山啞聲，若鬼車之鳴。然唱和相隨，僅隔一牆。乃起，挑燈啟戶，咳唾而示之，遂寂。

鬼書淨業庵三字

揚州倉聖祠在姜家墩路西。蜀僧大岳自巴州得倉聖像，供奉入江南，居樂善庵，乾隆己酉，遷於是祠。是秋墻下生芝草，大如掌，赤色。有淨業庵在倉聖祠旁。康熙朝，有富室女通佛典，善刺繡，所繡佛像至多。一夕，閉戶將就寢，忽見一僧持錫杖，戴斗笠，方額長髯，來前禮拜。女驚問之，不答，叱之，不退走，則張袖遮之。欲呼，口嚙不出，倒地昏死。移時復蘇，視之，見僧坐

於牀，方脫笠解衣禱，坐己被中。良久，放帳幔。復起，披衣立案前，滅火。復啟帳，放帳，帳鉤叮嚀有聲，牀第啞啞，如不勝載。少頃，駒駘然鼻息出入，如巨雷，或啞啞，或夢笑。良久，轉身冷冷若溺，溺畢復睡，良久杳然。時天漸明，女股栗，大呼。家人往救之，牀幔安貼如故，惟帳幔有淡墨橫寫「淨業庵」三字。拭之，如灰而滅。迨四□年後，女之夫子皆亡，薙髮為尼，乃於姜家墩路南建庵自居，遂名曰淨業。女死，惟一女冠子守之。乾隆己酉，即庵屋改建史公祠焉。

談胖索債

康熙壬辰，蘇伶談胖嘗以三百金託倪子九為子捐官，子九沒之。乾隆庚申，子九以幼子囊癰，不樂，集戚友作博戲以消遣。群不逞訟之，費三百金完案。子九謂其子曰：「為汝生瘍，致有此事。」子笑曰：「我談胖也。」一言而瞑。

鬼畏鄂文端

鄂文端公未遇時，家甚貧，夫婦嘗臥病，不舉火三日矣。一日晨，忽有一人似公差者，叩門入，驚曰：「此鄂中堂也。」急趨出。少頃，鄰家聞哭聲矣，蓋無常也。

袁子才論殭尸

俗傳人死既久，因暴露或別故，屍變為厲，能出害人，謂之殭尸。袁子才且言殭尸久而能飛，不復藏於棺，遍身毛皆長尺餘，毳毳披垂，出入有光。又久，則成飛天夜叉，非雷擊不死，惟鳥槍可斃之。閩中山民每每遇此，則群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。其物力大如熊，每夜出，則攫人損稼。

飛天夜叉

紀文達公戊烏魯木齊時，把總蔡良棟告以其地初定時，嘗巡瞭至南山深處，薄暮，似見隔澗有人影，疑為盜，伏叢莽中密偵之。則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，數卒侍立，貌皆猙獰，其語稍遠不以辨。惟見指揮一卒，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，並姣麗白晳，所衣皆繒綵，各反縛其手，覘觥俛首跪。以次引至坐者前，褫下裳，伏地鞭之，流血，號呼悽慘，聲徹林谷。鞭訖，徑去，六女戰慄跪送，望不見影，乃嗚咽歸洞。其地一矢可射，而澗深崖陡，無路可通，乃使弓力強者攢射對崖之樹，有兩矢著之，用以為識，明日，迂回數□里，尋至其處，則洞口塵封。秉炬而入，至曲折，約四丈許，絕無行跡，不知昨所遇者何神，其所鞭者又何物。或曰：「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。」

姚泰庵死而出現

姚孝廉伯驥，號泰庵。性誠樸，好學不倦。晚登賢書，未幾疾卒。卒之夜，里人某赴飲歸，過牆下，見牆內光中一人赤身獨立，諦視，即泰庵也。光散，人亦不見。方驚異，旋聞內哭聲起，始知所見者殆其魂也。

葭洞之鬼

嘉慶時，吉林有人放山，【入山採葭，俗名放山。】至天池，見峰下之石洞口多登臺、二角，【小葭為登臺，為二角。】念洞中必有佳者。伏人數□步，黑暗不得進。意欲返，忽有光，因匍匐以入。未幾而豁然開朗，遙見數里外，有茅屋兩三間。就之，一老者出，衣冠皆古，不類近世。揖與語，不解，老者以手指西，似揮其去者。放山者識其意，西行□餘里，遇深澗，岸有採花、狼頭、公雞，【皆葭花名。】色鮮妍，葭苗滿地，多四五六披葉者，皆老山，不似山子。採置背夾，尚未滿，而龍爪、跨海、牛尾、菱角、金蟾、鬧蝦、雀頭、單跨、雙胎各種俱全，獨少似人者，意猶不足。扶石入溝，見溝底紅朵纍纍，莖高如樹，大可盈把。心驚喜，仍向前採之，忽一少女自溝中出，怒曰：「青天白日，竊我園中物。背夾將滿，猶得隴望蜀，是無饜也。」以手撮沙潑之，迷目不能視。知非凡人，跪而哀之。女曰：「我不殺汝，汝速行！倘遇吾母，生還不得也。」放山者起，目亦愈，視之，女不見。急奔數里，聞水聲潺潺，鳥語蟲鳴，身已在石澗中，攀松扶石而上，蓋梯子河之仙人橋也，計程已五□餘里矣。視背夾，葭尚在，喜而返。後偕數人往尋，不能入。

方芑田死而現靈

南匯新場鎮方芑田茂才鵬運有二子，以病廢舉業。次納粟為監，而酷嗜鴉片煙，芑田以是常鬱鬱，咸豐甲寅夏病卒。至□一月某日之夜半，次子亦病篤，仍吸鴉片，連吸，終不進斗，即大呼，作芑田聲呼曰：「吾令汝戒煙，終不聽，今猶吸乎？速去之！」語次，即自毀煙具。又呼長子訓之，又呼其婿沈某曰：「吾老，吾婦屢受汝惠，今又須資助兒買妾。然汝亦應納簞室，吾女若有言，自有吾在，可無慮。世方大亂，勿居川沙，惟新場永為樂土，可挈眷以來。天下大勢，難以逆料，吾轉輪後，托生陝西鍾姓。再二□年，可成進士，為湖北博陵縣知縣。婿他日可來吾署為司閩，藉補不足。」又呼姪孫觀峰曰：「汝今秋寡鄉勇保衛一方，亦佳，惟當存心公正，即遇災患，自邀天佑。吾子雖於爾為叔，然長者有過，不妨力爭。族中汝年最長，諸事幸勿作壁上觀也。」

適園之鬼

江寧有明中山王徐達之邸，明社既墟，徐祀亦斬，邸析而為二，東為儲廡，西為薇垣。兩衙衛宇相望，又各闢小園，略因其舊，道署曰適園，藩署曰瞻園。粵寇之酋曾據之。酋，粵人，故海盜，蓄姬□數，夏夜恆裸逐園中，為迷藏戲。被持者就露草淫之，一夜遍數□人，日以為常。一夕，酋與某姬狎，聞他姬有嫖褻聲，大怒，奮起逐之。其人與己面同身同，聲音亦同，迷離撲朔，兩相格鬪，姬亦助毆。已而天將曉，偽者厲聲曰：「汝逼人太甚，翌午相見於金柱、玉谿間可耳。」

金柱關、玉谿口，蕪湖之近港，距金陵百里而強。詰旦，酋被命，登城禦官軍。日逾午矣，竊幸無事。薄暮歸，亦無他變，然亦稍稍斂跡。越數日，又值登陣，奮然自南來一物，大如車輪，張如雨傘。酋當之，被攝去，落玉谿口。時猶未晡，身遍鱗傷，而不死。遇一黑頭陀，為披蘿，隨之走五嶽園。亂既定，黑頭陀亦化去。酋承其衣鉢，潛入石城。一日，遇故姬某於秦淮曲巷，蓋已隸娼籍矣。姬見而憐之，因為蓄髮，棲留妓院。一日，為老湘軍某所謁，執送營務處，訊明斬之。刑時，姬踟左右，往求遺囑。酋曰：「葬我園東隅太湖石筍側足矣。」姬因出重資，購太湖石所在地於糧署吏而葬之，詭言亂前本民家地，應許民家贖也，旋得官許。今其地為民家所有，在四福巷左近。

汪某死而復生

有漕官汪某者，病劇，似有人引之去，覺路甚窄，左右牆皆甚高，履處甚熱。至一處，入殿，有官南面坐，見汪來，因向內呼曰：「請三姑娘來。」俄見一青衣女抱貓出，項托長帶，見汪，諦視曰：「非也。」遽入。官怒引者曰：「此豈小事，乃誤事如此！」杖之，命更引歸，見道皆平坦，異來時。歸家復生，數日愈。適漕督生辰，汪往賀，坐中有問其病狀者，汪縷言之。忽同坐一人亦汪姓，且與同官，問三姑娘何狀，汪為述之。其人聞之，忽朝珠中斷，仆地死。

程長庚死後往戒壇寺

戒壇景物幽邃，為京師西山勝地，程長庚嘗數數游之。長庚佞佛，篤信佛說，亦頗知禪機，故戒壇寺方丈至器重之，談玄說理，往往歡洽無間。厥後長庚卒於京師，而疾終之次日，戒壇寺方丈即奔至其家，詔其家人，謂長庚無恙，昨夜已往戒壇，諸君無傷悼也。

駱文忠薨時有靈風

川督駱文忠之薨也，先數日，寢疾。華陽王廉訪秉必之居，距督府僅咫尺，某夕深坐，忽聞靈風颯然，聲振屋瓦，若龍陣之驟驚也。頃之，聞節轅鳴礮九，知駱驚騰天矣。

郃錫霖魂送貢寶楨

丹陽有貢寶楨者，教授鄉里。光緒初，年六□餘矣。及門者夥，與郃錫霖尤契。郃早世，貢哭之慟，久而不忘，每飯必別具杯箸於案，虛左以待，而舉以相讓曰：「錫霖，汝飲此乎？汝食此乎？」時或與郃談藝，郃且有語聲也。如是者年餘，郃別貢而寧家，則與其婦同臥起，有所語，家人悉聞之。一日出游，訪其同學之族人某，曰：「君生前假吾之《尚書》，尚未見還，亦憶之

否？」郜歸，乃語其婦曰：「齋中第幾架第幾層，有《尚書》若干冊，可為取之。」其婦依言檢書，陳於几。明日，某聞叩門聲，若有人言曰：「頃以君之《尚書》送還，在門外矣。」某啟門視之，則《尚書》八冊固赫然在也。

郜魂之歸，逾二載矣。貢時年八〇餘，已輟教，聞其死而猶生也，亟至其家訪之，則與貢笑語如在塾時，流連〇餘日。貢歸，乘車行，車以一人推一人挽，設兩座。坐者貢一人，而兩方之重量均。行〇餘里，重量頓殺，蓋郜送貢至中途而返矣。其在車時，語貢曰：「弟子今為師薦一館。」問何所，曰：「東嶽廟也。」貢至家，不兩月而卒。

長小巖魂歸

光緒乙亥二月，上海招商局輪船名福星者，覆於黑水洋，江蘇海運委員死者二〇一人，滿洲長小巖大令懋與焉。其眷屬居蘇州，猶未知也。一日薄暮，其妻見小巖自外人，條不見，驚告於人。忽仆地作小巖口音，泣述死狀，並邀其鄉人恆月坡司馬坦至，託以後事。未幾，凶問至，果如所言，月坡乃為經理其喪。

朱雲甫魂歸

朱雲甫，名其昂，浙江候補道，寶山人，僑居上海。其家世以沙船為業，諳悉海道。上海之有招商局，自朱創之也。購汽船，往來南北洋，而江浙之漕糧，即附其船以達，朱實專司之。光緒戊寅，在大沽分局，偶感時疾，旬日而亡，年未五〇。亡之次日，由汽船寄信其家。船甫至，信猶未達也。其家一婢忽仆地，作朱語，告家人以死期，且云：「本尚可活〇二年，為醫藥所誤，今附某船南歸，至矣。」舉家方共惶駭，而船中之信至。

陶阿尼見鬼

蘇人陶阿尼性好博而博屢負，橐罄矣，計無復之，踽之獨行，將告貸於所識者。忽有人自後拍其肩曰：「阿尼輸矣乎？」回視，則其已死之友朱大也。陶大恐，朱曰：「吾非禍君者，君能葬我骨，我當助君博。」陶諾之。朱乃出巨金一錠，曰：「持此入博場，壓白虎門，必勝。再以所得者盡壓白虎門，又勝。四度而止，勿過貪也。」陶從其教，果大得彩。比曉，腰纏纍纍矣。視其中，有紙錠一枚，乃朱所假之原注也。訪諸野，得其棺，買地而葬之。

鬼索朱曼君命

朱銘盤，字曼君，泰興人。記誦淵雅，文詞典瞻。光緒癸巳舉孝廉，肄業江陰南菁書院。吳武壯公聞其名，聘為記室，與張季直殿撰同掌機要，武壯賓師之，不以屬吏待也。光緒甲午，武壯卒，所部有欠餉未放者，朱代領萬金昇至舟，待發矣。蓋朱又為駐旅順淮軍將領張某所聘，亦武壯舊部也。盜偵知之，亦附其所乘之船以行。見其昇銀至家，遂往約他盜夜劫之。及朱昇至家，忽轉念不如昇往軍中為妥，盜不知也。至夜，盜〇餘人破扉入，覓銀，無有，詢朱，朱曰：「此軍餉也，已至營矣。」一盜將刃之，前隨之盜曰：「不可。我輩與朱某無仇，何必血刃！」遂劫其衣物少許而去。次晨，朱報張緝之，獲七人，前隨之盜亦在其中，蓋亦武壯革退之兵也，直承不諱，並云：「我輩最忌空過，故劫其少許物，計不值百金，當不至死。且我尚有德於爾，爾亦當以德報。」張回顧朱曰：「如何？」朱曰：「君按軍法辦理可也，何必問。」張不得已，駢斬之。

未幾，朱妾生子，彌月之期，大開湯餅宴，賓眾雜沓。朱抱子出，示眾賓，時朱年已逾四〇，始得子也。抱而入，甫至廳事後，忽聞朱狂呼曰：「勿傷吾兒！」旋聞兒亦狂啼一聲，戛然而止。眾趨入視，朱僵於地，兩目直視，歷敘殺盜事，又云：「我錯，我錯，乞恕我子。」須臾氣絕。更視其子，亦死矣。

徐蔭軒未死出魂

京師內城新開路一帶，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京時，為德軍轄境。居民有正藍旗漢軍某甲者，一夕斃於途，距其宅不數武。眷皆走，其友某乙見之，商於僧，斂以薄槨，停寺中。僧夙與甲善，為禱經超度。忽有呻吟聲自槨中出，僧大駭，糾眾啟視，則已甦矣。以手拊股，呼痛不已。自言：「前夕出外大便，遇洋兵勒令以手捧去。不允，即以槍上刺刀軋我股，痛極暈絕，今何在此？」僧告之故，且詢何以復甦，某言：「余被軋後，恍惚至一處，如衙署然。門外木柵東西排列，分〇餘處，有外人，有我國人，皆焦頭爛額，狀至可怖。極東一處，又有我國人〇餘，衣履稍整，余素識之蔭老【即徐蔭軒】亦在焉，頸繫紅繩。心甚異之，即上前請安，欲詰其由。彼不顧，余漸退。過外人柵旁，遭其叱咤，遂驚寤。」計其時，已七日矣。後聞徐先三日縊死於寶文靖公舊宅花園，一時脚貳橫死者不下〇數人。

無頭人織竹籃

光緒庚子之役，京師東交民巷巷匪死者，巷為之塞。旋聞天津之楊柳集有一人，獨坐破屋中，終日不飲食，惟織竹籃。遠近相傳，乃一無頭者。有見之者，謂其人頸血猶殷，能微動，其首已不知何往。欲取篾片，仍能於側屋取之，亦無少誤，未幾而死。此殆佛經所謂神境通者耶？

內閣藏骷髏

內閣圖籍之移入圖書館也，中書曹元忠實司其事。時長汀江瀚典圖書館事，曹語人云：「閣有一黃綾裱糊之長木箱，外用黃色繩韜捆縛。啟視之，中為骷髏一具，莫辨男女，亦不知為何時物也。」

孝欽后現形

光緒戊申孝欽后之崩，與德宗賓天僅隔一夕。世多疑詞，有謂孝欽病革，不欲先德宗而升遐，令親信太監縊殺德宗者；有謂德宗既崩，親臣中恐后復臨朝稱制而毒殺之者；有謂孝欽晚年自恨失德，見德宗之崩，頗懷慘戚，因而自縊者。宮庭事祕，莫得而詳。要之變生不測，母子繼逝，實為非常之事，當時蜚語之來，固非無因也。

孝欽既崩，宮眷因畏生疑，時於宮中見鬼，隆裕后亦嘗謂親見之。某日，李蓮英晚臨，忽見孝欽之影，冉冉自靈幃中閃入，大驚。自是諸闈及宮眷，至夕輒不敢入孝欽崩御之室。

猴附楊氏婦

光緒季年，鹽山令錢塘史某之庖人楊大有童養媳，年〇五矣，未婚。一日，覺有人同臥，始尚隱約，繼更近暱。詢其姓氏，答曰：「我侯氏女銀針也。汝三世前邵姓，為錢塘令。其時我亦士人女，以見惡於賣花媼，彼遂誣予不貞，婿家聞之，遽退婚。父不服，訴之官。官受媼賄，誣予非貞體，予遂自盡。此雍正時事。予死後，閻王憫予屈死，命轉世為男子，富且貴。予不願，但思報仇。閻王謂邵令已墮畜生道，爾恨可洩矣，不如轉世為佳也。乃投生中州貴人家。既長，迷失本性，無惡不作，及壯而夭。閻王怒，謂亦當墮畜生道。予大哭，但求復仇，遂轉世為牝猴。予父母皆修練成道去。予同胞有一弟一妹，皆能修練，先予得尸解以去。惟予以心懷復仇故，道念不及弟妹之堅，遲之數〇年，亦得尸解。遍覓仇人，知爾今生為楊氏婦，故來覓爾。然吾母與妹皆常來防守，不令我索爾命，以為冤宜解不宜結也。」自是附婦體不去，闔署之人皆暱之。

王無為聞鬼誦詞

宣統己酉七月，王無為居瀋水城南，夜有叩扉聲甚急。闢之，霜月澄清，四無人跡，而隱約有朗吟聲，聆二語云：「平林漠漠煙如織，寒山一帶傷心碧。」心異之。及闔扉就寢，夢中微覺几案有裂紙聲。晨視之，几上書太白詞一闕，字跡潦草，僅可辨識，宵來所聆二語，宛然紙上也。

陳小鳳死後吟詩

宣統庚戌，長沙唐煜客杭州。夏夕，載酒西湖，聞鄰舟有女曼吟云：「挂棹趁荷風，花香入夜濃。」久之無嗣響，因為屬云：「芙蓉空有色，何似妾顏紅？」吟已，枕權欲臥。忽一麗者翩然入室，眉黛煙青，粉脂花暈，絕色也。自言陳小鳳，為院中人。問年，才〇七。強與為歡，不可，且笑曰：「以君風雅士，故一至耳。」煜曰：「卿為院中人，若訪妝閣，亦將見拒耶？」笑不答。見几上有棋局，遂請為手談，相對甚樂，煜伴負以悅之。中宵，鳳欲別，煜詢隸籍甚悉，始縱還舟。翌日，如言往訪，果有其人，

然死已六閱月矣。

鬼為電氣

鬼之一事，討論者多，率不得其端倪。惟宋儒二氣良能一語，最為鞭辟入裏。常廉綱研究神鬼學，曾語人一事，絕奇，可與二氣良能及近日西人鬼為電氣一語，互相發明。其言云：西鄰一宅，幽昏深黑，相傳多鬼，無人敢居。而時有人至其間自刎自經者，計已□數。常請於屋主，假之為柴倉。一日，媪至屋搬柴作晚餐，時當酉末，已昏黑不辨，惟東廂有光一縷，從園中斜照進者，瞥見有黑影團團。細審之，髣髴有衣冠者、布衣草履者二三人。媪夙聞是室為魍魎出沒之所，亦不怖，謔其為怨厲餘魂，因屏縮以待之。俄衣冠者身上有火光迸裂，如擊電，即轟然一聲，彷彿霹靂。其布衣草履者見之，亦作戰慄狀，而衣冠者已不見矣。媪不解，徑自負柴出，以告人，但詫為異事而已。常好奇，聞之，次日昏暮，持槍至柴倉，屏息以待。少選而黑影三五復至，惟不見衣冠者。繼而布衣草履者身上亦有火光迸裂，轟然霹靂，一如昨日，且有硫磺氣。自後或三四日，或五六日，隔牆見火光，聞轟聲，往往若先所見者。眾聞之，亦欲入屋一觀，然枯坐至天曉，毫無變端。自經是次擾攘後，乃並無一鬼在矣。常曰：「此殆所謂鬼為電氣者耶？蓋鬼為電氣所結，故尚能游行存在。而鬼身所含之電，殆亦有正負二種，遇二氣搏擊時，鬼身自能炸裂而化為烏有。是屋之鬼，其致死之因，非自刎即自經，幽怨凝聚，為陰濕之氣所蒸鬱，致陰陽電互相感觸，其不致爆烈者幾希！所謂無明斷盡，境界皆滅者是也。」

煤山有白髮鬼

京師有煤山，為明思宗自縊之所。自入國朝，每於帝后崩御之前一二月，必有一古裝之白髮老人，於更深人靜時，在山之上左右，或遠或近，嗚嗚而哭。或遍行於宮殿，且行且泣，若斷若續，語音約略可辨。宮中人每於月白風清時目擊其狀。有好事者尾追之，或操杖持械逐之，則其行如飛，頃刻不見。約五分時，哭如故，或更厲焉。老人之衣為白色，則帝崩；為紅色，則后崩也。

江永春見鬼

宣統辛亥秋，岳陽江永春登岳陽樓，時暮靄四飛，煙凝棟宇，忽睹一綠燈自樓外斜入，轉瞬化為巨人。江倉遽下樓，覺後有躡者，至地而蹶。歸家病數日不起，病時囁語問作，若睹鬼物。

官與城隍神較品秩

國初，陝人魏某官某省巡道，迷信神鬼，無所不至。然其所以迷信者，斤斤與神較量品秩，分析權限，與尋常僅事諂媚者異。初抵省，具職名手版晉謁省城隍，行庭參禮畢，有所稟白，唯唯諾諾，如面謁上官，肅然而退。泊蒞任，書吏援故事請謁城隍，魏曰：「府城隍，吾屬僚也，烏可先施。」乃使司祝持城隍手版，詣轅稱賀。踰日，始往答拜。禮畢，置座於神左，口喃喃有勗於神，岸然出，曰：「幽明雖殊，名分不容紊也。」所屬某縣有土匪揭竿，檄縣城隍使平之。及城破，怒神失職，撤城隍任，檄令聽候詳請省城隍參辦，而以他縣城隍代之，限以收復之期。

城隍神救上海民

順治癸巳秋，海寇再犯上海，蘇州總兵王燦督戰辱師，民聚而詬。巡撫周國柱統兵按臨，燦恐民暴其走遁失機狀，反誣合縣通賊，自浦南迄靜安寺界，欲盡屠之。時海宇新造，兵革未靖，國柱頗惑其說。邑令閻紹慶、遂安令曹垂燦願以百口保之，弗許，將俟黎明下令縱殺。是夕，城隍神降於官廨，朱袍象簡，儼立階下，直視搖首者再，遂釋不屠。

城隍神誅李司鑑

李司鑑，永年舉人也。康熙乙巳九月二□八日，打死妻李氏，上憲行縣查審。司鑑在府前，忽於肉架下攜屠刀奔入城隍廟，登戲臺，對神而跪，自言：「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，在鄉黨顛倒是非，著我割耳。」遂將左耳割落，拋臺下。又言：「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，著我剝指。」遂將左指剝去。又言：「神責我不當姦淫婦女，使我割腎。」遂自闔，昏迷僵仆。時總督朱勤愍公昌祚題參褫革究擬，已奉諭旨，而司鑑已伏冥誅矣。

葛子堅降壇驅蝗

康熙王子，有神降於溧陽民家，曰：「吾金壇葛子堅也。今年旱蝗為虐，帝命我驅之，我能使不犯禾稼，一莖不傷。」民且信且疑，而蝗大至，瀾漫林莽，始大懼，裂楮大書曰「驅蝗葛公之神」，爭出雞酒祀之，蝗乃去。葛，名維屏，以順治壬辰進士為蘭陽令。康熙丙午秋闈，為受卷官，愛惜諸生試卷，不肯輕貼，為監臨所詬詈，因憤恨自經死。

呂祖望為東嶽神

呂少卿祖望，滄洲人，順治進士。康熙乙巳冬病亟，夢天帝召為東嶽之神，力辭不獲，因訂後期，遂引疾歸里。舟過張家灣，忽沐浴更衣，曰：「時至，吾去矣。」遂瞑。舟中人隱隱見其驕從甚盛也。

李某信喜神方

薛生白嘗往侍郎李某家診病，清晨往，至日午，侍郎始出，則以面向內，背向外，兩公子扶之而行。坐定診脈，口述病源，終不回顧。薛大駭，疑其面有惡疾，故不向客。問其家人，則曰：「主人面甚豐滿，無惡疾。所以然者，以某日喜神方在東，故不欲背之而出。且以是日辰巳有衝，故必正午始出耳。」

裘文達為水神

裘文達公曰修臨卒時，語家人曰：「我乃燕子磯水神，今將復位。死後，汝等送靈柩還江西，必過此磯，有關帝廟，可往求籤。如像上第三籤，我仍為水神，否則或有譴謫，不能復位矣。」言畢而逝。家人聞之，疑信參半。蒼頭某信之獨堅，曰：「公為王太夫人所生，太夫人本籍江寧，渡江時，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廟，夜夢袍笏者來，曰：『與汝兒，并與汝一好兒。』逾年，果生公。」文達妻熊夫人挈柩歸，至燕子磯，如其言，卜於關帝廟，果得上上第三籤。舉家遂大哭，燒紙錢蔽江，立木主於廟。袁子才往蘇州，阻風於此，乃揖主而題壁曰：「燕子磯邊泊，黃公壩下過。摩挲舊碑碣，惆悵此山河。短鬢皤皤雪，長江渺渺波。江神如識我，應送好風多。」

城隍神治高呂之罪

乾隆丁亥，鎮江修城隍廟，董其事者有嚴、高、呂三姓，設簿募資。一日晨雨，有婦肩輿來，袖出銀一封，交嚴曰：「此修廟銀五□兩，煩登簿。」嚴詢姓氏府居，謂須登記，婦曰：「些微小善，何必留名，但記明銀數可也。」語畢去。高、呂二人至，嚴述其故，並商登寫之法。呂笑曰：「登簿何為？此時無人知之，三人分得，似亦無害。」高曰：「善。」嚴以為非理，急止之。二人不聽，嚴不得已而去，高、呂遂平分之。

越八年為乙未，高死；丙申，呂繼亡，嚴固未以告人也。戊戌春，患疾，見二差持票謂嚴曰：「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，我等奉差拘質。」問所告何事，差以不知對。嚴與同行，至廟門外，氣象森嚴，不復有平日算命起課者在矣。門內兩旁舊為居人，此時所見，悉差役班房。過仙橋，至二門，見一荷枷之囚，呼曰：「嚴兄來耶？」視之，高也，向嚴泣曰：「弟自乙未辭世，迄今四載受苦，率為陽世罪譴。近屆枷滿，可託生，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一案發覺，拘此審訊。」嚴曰：「此事隔□數年，何忽發覺，豈彼婦告發耶？」高曰：「非也。彼婦今年二月壽終，凡鬼，無論善惡，俱解城隍府，彼婦乃善人，與行善者解來，過堂，城隍神問之曰：『爾一生聞善即趨，上年本府修署，爾獨惜費，何耶？』婦曰：『當年六月二□日，送銀五□兩至公所，乃一嚴姓生員所收。自覺些微小善，冊不留名，故為尊神所未知。』神隨命瘴惡司詳查原委，不覺和盤託出。以兄有勸阻之言，故拘兄來對質。」嚴問呂兄今在何處，高歎曰：「渠生前罪重，已在無間獄中，不止為分銀一事也。」語未畢，忽二差至，曰：「老爺陞座矣。」嚴、高遂隨差立階下。有二童持彩幢，引一婦上殿，又牽一枷犯至，呂也。城隍神謂嚴曰：「善婦之銀，交汝手乎？」嚴具述之。乃謂判官曰：「事干修理衙署，非我擅專，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，可速備文申送。」仍令二童送婦歸，二差押嚴及高、呂出廟。過西門，

一路見有男著女服者，女著男服者，有頭單鹽蒲包者，有身披羊狗皮者，聞人語曰：「乾隆三〇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，凡燒死溺死者，今日孽滿，可轉生。」二差調戲曰：「難得大帝升殿，可速投文。」已而疾走呼曰：「文書已投，可各上前聽點。」嚴等急趨之，立未定，聞殿上判曰：「所解高某，竊分善婦之銀，罪尚小，應照該城隍所擬，枷責發落。呂某生前包攬詞訟，坑害良民，其罪甚大，除照擬枷責外，應命火神焚毀其尸。嚴某，君子也，陽祿未終，宜速送還陽。」嚴聽畢，驚醒，則身臥於牀，家人已易喪服，曰：「相公已死三日矣。以胸次未冷，故相守。」嚴一言之，家人未信。後一年八月夜，呂家失火，柩果遭焚。

披白星見王西莊而逸

嘉定王西莊光祿未貴時，有至戚某家娶婦，邀請同觀花燭。時適微雨，意將卻之。因再三相請，遂著屐往。某戚所居本幽僻，路過曠野，見一婦女身穿白衣，如新寡者，躑躅中途。王訝之，急足迅走，卒不能及，乃叱之止，始駐足焉。王問以泥塗不憚跋涉，意欲何之，曰：「將之某家。」王又言：「某家有喜事，汝凶服在身，宜謹避之。」婦乃號咷而逸。及至戚某家，晤主人，告以所見，主人曰：「此披白星也。」遂邀術者至，責以擇吉不慎。術者曰：「吾固知之，惟是日雖星值披白，然有文曲星勝之，故無咎。」於是人皆謂光祿後必大貴。

燥磯夫人赦顧杏園

蘇州顧杏園太守鴻達以部郎出守潯州，自瓜州口浮江西上，泊舟燥磯。磯有燥磯夫人廟，蓋祀蜀漢孫夫人也。嘉慶丁巳，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。磯在蕪湖北岸，無高岡，遙望之，一亂石堆耳。相傳泊此者多不利，故遊賈宦客必越而過之。太守之舟，以日暮遇風，不得已而泊焉。是夜，舟人夢入廟，見儀仗森嚴，執事者奔走雜遝。夫人翠羽明璫，端肅高坐。一古衣冠狀如判官者，前稟曰：「今夕泊舟之人，將貽誤大局，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，不如就此溺之，以救無辜之民。」夫人笑曰：「汝意固善，然此等大劫，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，豈我輩所可挽回耶！」遽揮之出。舟人驚醒，太守竟無恙，抵任視事。不數月，粵寇起事於金田。其徒黨之被逮繫獄者，顧承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意旨，而論桂平令縱之矣。

行疫使者

嘉慶乙丑，毛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。三月初五日晨，喧傳市中彈有墨線痕。往觀之，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之甬道，貫墨線一條。詢之居民，咸稱街巷皆然，成都、龍安、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，不知何異也。至立夏後，疫病大作，四五月尤甚。成都各城門，日各出棺千餘具。先是，三月初，簡州刺史徐鼎奉檄赴嘉定催銅，夜夢五人從東來，自稱行疫使者，將赴成都。問以何時可回，答云：「過年看龍燈方回也。」徐旋省，適瘟疫流行，憶及夢中語，即告制軍，議以五月朔為元月，曉諭人民，大張燈火，延僧道誦經禮懺，紮龍燈，放花爆，民間亦助結燈綵。每夜火光燭天，金鼓之聲不絕，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，男女紛沓，歌曲滿街，即每歲元宵，亦無此盛也。如是半月，而疫亦止。

白石土地

白石土地，在蜀棧中。祈者、報者輒刊一二尺許短碑，嵌山脅，鱗次櫛比，不知其幾千百也。

土地神應禱而改門向

方梅軒比部性純孝，其母夫人之塋前舊有土地祠，其祠向與塋地之山向相左。嘉慶己卯春，梅軒將北上應京兆試，瀕行，禱於祠，求神祐。是夜，忽大雷電以風。詰朝，村人譁言祠之門忽轉而向太夫人宅兆，視之果然。梅軒遂以是年領鄉薦。

土地神佑婦女

有孔某者，為吳竹莊中丞之友，咸豐時，粵寇由楚犯豫章，中丞浼孔送其眷赴蕪湖，猝遇敗寇，讎屯兩岸，舟不能進。孔思舍舟避之，率眾行半里許，見一老人策杖而前曰：「四面皆賊，君偕婦女行，得毋有戒心乎？」孔曰：「欲覓避寇之所。」老人曰：「前村有土神祠，可避寇。」孔如其言。行不數武，果見祠兩楹，姑止焉。吳之眷居於內，孔率二親兵居神堂。但聞門外馬蹄聲，絡繹不絕，門隙火光，照耀如白晝，眾駭甚。四更後，始寂然。孔出食，分啖眾人畢。天嚮明，寇蹤已遠，遂出祠登舟。回顧所宿祠，卑陋不能容一人，始知為神所佑，相與膜拜而去。厥後吳以皖藩權巡撫篆，詣祠謝，大葺之。

湯伯雄為城隍神

武進湯伯雄大令敏中以大興籍登賢書，屢上春官，不第，以大挑知縣，試用河工，權知盱眙縣事，兼攝泗州篆。時粵寇東竄，江、皖土匪聞風而起，伯雄嚴防之，寇不得逞。六合朱臥雲比部奉命至皖治團練，駐軍王姑廟。會與土兵有隙，遂內訌，圍臥雲軍數匝。大府聞之，檄伯雄解其圍。單騎宵征，幾為所害。重圍中突有大呼者曰：「湯知縣，好官也，不可加刃。此來必有以撫吾輩，吾輩宜聽其指揮。」於是圍立解。

時江寧已陷於寇，羽書絡繹，征調不絕於途。伯雄具糗糧，備芻茭，事必躬親之，故卒無擾。日坐堂皇判獄，年將六〇，自辰至午，無倦容。直月朔謁廟歸，甫升堂，吏持卷請判，忽連書「到新任」三字，書之不已。吏知有異，亟掖之退，遂不言不食，端坐至日晡而逝。當其升堂也，有小吏倦臥於堂下，見伯雄衣冠登輿，鹵簿呵殿而出，前列天長縣正堂牌，徑趨縣治前土阜之上。方訝其甫歸復何往，耳中聞人譁言官病，遽醒，蓋伯雄已為天長縣城隍矣。

火神斃粵寇

咸豐癸丑，粵寇陷江寧，分股擾六合。時大兵甫抵鍾山，壁壘未定，不及往援。溫壯勇公紹原率民團守禦，勢岌岌，寇環城占民居，為久攻計。城外有火神廟，甚宏敞，酋將踞之，率眾往舁神像。數〇人舉之不動，刀斫不入，穴後壁，以巨木撞之，亦不仆，懼而止。是夕微雨，眾酣臥，陡然火起，凡所踞之屋，悉成灰燼，火光燭天。群疑官兵所為，大駭狂奔，自相踐踏而死者無數。壯勇乘間出師襲之，大有斬獲，寇千餘人，逃去者僅二三，率皆焦頭爛額。自是膽落，兩年餘不敢犯六合。迨戊午，大營兵潰，寇勢蔓延，壯勇知不可為，乃縱民使徙，已則以身殉之。城破之日，居民已空，無一罹鋒鏑者。兵退月餘，壁穴宛然。神像高七尺許，微有刀斫痕，泥采少剝，竟不入木。火焚之跡，延及二里餘，有連燬〇餘家獨存一二者者，有〇餘家完好獨燬一二者者，復有前存後燬、左存右燬者。

桂丹盟為神

桂丹盟廉訪超萬政蹟，左文襄公嘗請以宣付史館。廉訪晚年以避粵寇至閩，徐清惠公樹人檄署福建按察使，蓋謫其方廉彊直，破格舉之也。既任事，綱紀大張，百僚畏懼，惜年已篤老，遽以疾終。方大漸，親起握筆，馳書文襄嚴州營次，滔滔千百言，皆吏治、兵事之要。並云軍中疾疫繁興，當請於上帝，誓為神荼，啖食厲鬼。其遺書字體端勁，無一懈筆。訃至之日，果陰霾烈風，山鳴潮立，隱隱若有大冠絳衣乘雲氣而東走，僉曰廉訪桂公之靈也。

城隍神為左文襄所責

左文襄駐軍甘肅時，見其地多狼，食人畜，遂命出隊圍獵，而終日不獲一。軍官某獻言曰：「聞狼之為物，冥冥中有神管轄，故非人力所能驅除。」文襄大怒，命舁其地城隍神至，褫其冠冕袍笏，責四〇軍棍，枷於營門外。

沈叔和死為城隍神

沈仲復中丞秉成有弟名燾，字叔和，初令順義。及牧霸州，丁所生母憂去官。服闋，以候缺久居京師。喜為詩，又善飲酒，酒朋詩友，坐上恆滿。臨終前數日，猶與客飲酒賦詩，甚樂也。次日，忽語客曰：「行與諸君永別矣。」客驚問故，曰：「吾昨夢順義縣城隍言將受代，代之者即我，我意不欲，神曰：『君久當為神，徒以有老母故，稍緩之耳。母壽終，豈得不赴！』我曰：『我尚無子。』神曰：『有子無子，細事耳，何足論！』其言如是，故知不免也。」客以妖夢解之。然自是日漸委頓，至卒之日，沐浴剃髮，易衣而臥，問曰：「已齊集未？」俄又曰：「既齊集矣，我即去。」言已，遂瞑目而逝。後數年，直隸大無，朝廷發金振之，順天府所屬一縣令乾沒人己，事發畏罪，仰藥死。時有某，亦縣令之候缺者也，以生人為冥官，至是，語人曰：「昨日會諸神

鞠某縣令，順天府所屬六州二□一縣城隍神或在，我識其一人，順義縣城隍沈叔和也。」某素不知沈臨終之語，而其言乃與之符。

蠻三旺

西藏神話，以蠻三旺為最古，謂中古時，妖怪橫行，民受其害，劉備、關羽、張飛出而治之，戰數□年，各不相下，遂鼎峙焉。蠻三旺之名，蓋以此也。妖之尤者名杜，三頭六臂，能變化，雖數百家之村落，皆能吞之。杜眠時，鼻孔出長蛇一條，為人所害，蛇即入杜鼻孔，杜遂驚覺。故杜之橫行，人莫能制。劉、關、張中，惟關之神行亦能變化。每與杜戰，則劉、張守營。劉、張不能堅守，往往為杜所襲，甚且擄關之妻子。後為關所奪回，怒妻無恥，欲殺之，將妻髮繫馬尾以拖死。馬不能進，鞭之，亦然，痛鞭之，馬遂作人語曰：「夫人罪不當死，雖殺我，亦不走也。」關不得已，遂將妻子同載而歸。後杜益驕橫，關變為牛屎，被杜家人拾作柴料，關始入杜家。關又變為爐中扛炭，遂近杜身，杜不知也。杜眠時，蛇出，關先殺蛇，後斬杜，妖患遂平。蠻民感其德，至今猶供奉之。

孫文定遇鬼狐

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，為童子時，常於五鼓入塾，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，目睜可畏，直前欲搏之。文定方悚懼，自覺身驟長，與之等，且搏且卻，至孝水西岸玉皇宮，其物忽不見。又嘗讀書齋中，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，其家遂築金豆山房。

達基之母為狐

參領達基之父某，嘗獵於山中，會日暮，歸途遇少婦，年可二□，姿容絕世，告以迷途求附載。某心念山僻安能有此婦，得非狐乎。嘗聞人血可制鬼狐，使不得遁形，將試其術，遂許同車。日漸暝，潛破鼻出血，塗其額。婦皇急罵曰：「黑心郎不畏死耶？」然卒不得遁，遂與俱歸，逼為伉儷。逾年，生達基。婦遇家人有禮，舉家亦不諱，見者驚其豔而忘其為狐也。達基嘗謂人曰：「吾母一切服食，無異常人，惟頂心常戴一紗笠，寒暑不去，蓋其頂中空，窺見臟腑故也。」及卒後，眾驗之，果然。

周封翁救狐

桐鄉周蓮史太史士炳之封翁，慷慨好施。其戚黨居吳縣洞庭山，有樓一楹，久為狐所據，延術士驅之不去。一日，來獵戶數□人，云能捕狐，謂先熏以藥物，使之現形，然後火鎗彈齊發，可聚而殲旃。主人從之，將舉火矣，翁適至，力阻之，親詣樓下，大聲語狐曰：「汝占居主人屋，將罹滅族之禍，我為請於主人貸汝，限汝三日，速遷去，毋貽後悔。」次日，樓上果寂然。不數日，天大雷雨，封翁坐靜室中，召諸子列坐左右。俄而金蛇繞屋，霹靂轟擊不已，眾咸失色。有見翁座下蹲黑物，大如犬，亟請起視，翁叱之曰：「安得有此！毋忘言！」須臾，雨霽，翁始告其家人曰：「當雷聲初起，即見有物伏座下，知為避雷，我故堅坐，且令輩環坐以護之，俾其免於此劫耳。」

道光庚子，蓮史偕其兄鐵霞中翰士炯同赴秋闈，揭曉之前一日，翁期望甚殷，夜不成寐，恍惚間見一白髮老人入室，道賀曰：「兩郎君皆中矣。翁之厚德深仁，蔭庇甚遠，兒孫科第聯翩，茲乃發軔之始也。」天明，果報捷。鐵霞往謁房師，詰之曰：「君家有何陰德，抑子近日方結善緣？予初得子卷，不甚許可，置之卷箱中，忽又在案上，如是者三次，因薦於主司，子盍明以告我。」鐵霞平日受翁教，不敢言其事，唯唯而出。厥後蓮史乙巳成進士，入詞館，鐵霞考取內閣中書，其子亦膺鄉薦。

鄭夢白人觀遇狐

鄭夢白中丞曾以某省按察使任滿入覲，北上，止宿長新店。甫入室，有客求見，視名刺，故人也，欣然延入，久談而去。未幾，外報客又求見，意尚有未盡之辭，復出見之，則殊無所言，又坐良久而去。鄭倚隱囊，方謀小憩，而外報客又至，厭而辭之，則固請，不得已，又見之。語之曰：「君數來，將何以教我耶？」客曰：「君視我，誰也？」諦視之，則竟非前客，臞而髯，悚然異之，不知所云。客曰：「第一次所見者某，第二次即僕。僕欲有言，故幻形以求見。又自惟交淺言深，故欲言而仍止。退而思之，此事關繫甚大，不敢不言，故又來求見也。」問將何言，客曰：「僕乃天狐也。竊聞天曹之議，世間劫運將至，君此次入都，不久即膺節鉞，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，皆在君手，千萬留意。」言已不見。

是歲，鄭拜桂藩之命，俄擢廣西巡撫，而粵寇洪秀全之亂起。方其萌芽之始，猶可撲滅，鄭思客言，不敢輕舉，遂以因循釀禍，毒流海內。

老狐復仇

同治庚午三月初五日，浙江嵊縣知縣嚴思忠被戕。嚴，丹徒人，治嵊有聲。有櫛工龐某設肆縣城，而其子某習技於新昌。會清明，某由新昌回，至中途，忽發瘋。櫛工赴鄉省墓，俾徒與某居肆。夜將半，某忽放火自焚其屋。鄰人奔救，火滅，而某不見，人皆謂其懷慚自遁，未之覓也。時縣令無廨，僦民室以居。某竊菜刀置之懷，徑趨縣令館，登館後土山，壞後門以入，館中人皆不覺，倏入令之正寢。寢室凡七間，皆有簾帷，無門戶。令與妾居東，其女與傭媪居西。某先遇一媪，斫之，負傷仆地。遂趨令臥牀，遽斫之。妾聞聲呼救，復趨斫之，皆在牀呻吟。某見牀後花裙一條，取而自束之。復趨西室，見令之女，斫之數□下，負重傷，未死。仍入東室，斫殺令。女聞聲，匍匐往救。某出遇之，復被斫以死。令與其女皆受七□餘刃，面目模糊不可辨。某取印佩之，開箱取寶銀一，出後門而去。天既明，有豆腐店翁方開門，忽見一人滿身血汗，腰束花裙，執刀來撲。翁以門板禦之，墜其印及刀於地。某挾銀而遁。居民拾印刀來叩令館，則大門猶未啟也。既知令已死，遂報典史相驗，發捕役嚴緝兇手。某泅伏水中，執訊之，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。令之妾逾一日亦死，乃置某於極典。

或曰，令少時，父為山東博山令，令讀書學宮之魁星閣。閣凡三層，令居中層。其上為人跡所罕到，而令每若見有人憑欄眺望，知為狐也。陰戒其僕蹤跡之，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，歸而告其母曰：「某處有狐窟，兒將召獵戶，殲彼醜類。」其母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：「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，兩不相侵。郎君居心陰狠，吾族劫數已到，恐遭毒害，然吾必有以報之。」其母既感是夢，乃叱止之，曰：「彼雖異物，然無害於人，何必殲之。敢若此，非吾子也。」令重違母教，數月未發。後卒遣其僕陰購火藥，藏之墓中，乘夜以引線發之。清晨往觀，則死狐枕藉於穴。人有知其事者，以為瘋子之案，狐為之也。且令被戕之歲，元旦，館中階石忽裂為二，血痕殷然。自占一課，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。亟召其吏役教誡之，俾各慎厥職，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。

狐辦闈差

錢塘伊某，娶妻楊氏，光緒己卯鄉試之前，楊忽得疾，百治不瘳。一日，操江西語而言曰：「予自貴谿奉真人府文牒，來浙辦闈差，與汝有緣，故寄居於此，饑矣，速具食。」家人知其為狐也，置瓜果焉。即剖一大西瓜，食之而盡，又食他果，亦盡，仍索飯。飯至，盡數器。問之，則曰：「下咽即消，不覺其多也。」家人患之而無如何。亦時見其形，則一少年婦也，習見之不為怪。

時學使者方送錄遺才，伊患不取，問於楊。楊曰：「必取，但不高耳。」已而果然。伊又問：「場中題目可預知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再三問，則曰：「君無憂焉，吾亦當入闈，必相助。」及入闈，無他異，文機頗不蹇澀。既出，責其不助，曰：「已助君矣。」問中式否，曰：「恐未必也。」有虞某、李某，伊之友也，以闈中文質之，曰：「虞君文中之豪，李君文中之禪也。」問中否，謝不知。及榜發，皆不售。伊以告楊，曰：「余早知之矣。」榜後蹤跡稍疏，至第三日辭去，自此遂絕，而楊之疾亦瘳。

狐攜人以行

江西某甲以夜每為狐所魔，頗苦之。一夕，臥後，潛藏短棒於衣底，俟狐沿足而上時，亟持棒擊之。狐逃，某乘勢躍起，急追，直出大門，狐已不知所往。返身欲歸寢，始知門都未開，不知己身何以得出也，乃大呼家人起開門，始得入。

狐攫銀幣

吳江同里有嚴翁者，富室也。或謂其先世有老狐，指示以藏錢之所，遂以起家。家有狐仙木主，子孫世祀之。一日，為翁子生孫彌月之期，乃大張筵席，而木主之前，亦特設一席以饗之。故事，賓客飲者，必以禮物壽主人。一客飲而醉，大呼曰：「余輩之得食，各有禮物以表祝。彼仙人者，食而不禮，無乃吝乎？」言未畢，鏘然一聲，有物由屋頂墜，擊言者之頭，轉落於地。驚而視

之，銀幣□枚也，於是客又皆議仙之知禮矣。乃不片刻而內室大呼失竊，詢之，知主婦櫃中之銀幣不翼而飛，眾客乃以狐所贈者視之，則原璧也。

狐崇趙星杉

丹徒趙星杉，名葆森，瑞侯明經玉森之兄也。光緒中葉，館揚州孝廉余某家。某所居為齏賈舊宅，廣廈也，而群言有狐。趙居之不信，亦無睹。一夕，漏三下而寢。明晨，則見插架之書籍，悉陳於地，案上獨有《周易》一部。大愕，謂深夜人寢，是誰惡作劇者，尋悟為狐之祟。自是而衣禪時有焦灼痕，蓋亦狐所為也。不數月，遂辭歸。

狐崇顧晴谷

陝西宜君縣署故有狐，設木主以祀之。新令尹至，必參謁如禮。顧晴谷大令曾暄之蒞任也則否。一夕，就寢矣，忽眼前有障礙物，視之，則頂棚下移而至案。大怒，呵之，固赫然在上也。其明夕，燈忽沿壁而走，又呵之，燈即屹立於案。

狐欲驅人

陽曲大孟鎮之三鎮村王熾庵家有一宅，恆見怪異，王一峰與之為鄰。光緒庚子，孝欽后西狩，八月□四日至太原。先二日，護衛隊毅軍、甘軍駐大孟鎮，其帥雖嚴約束，亦頗騷擾。是夕，一峰回孟，在熾庵家寄頓衣物。而義順合錢肆亦有衣物寄存，二夥送之至，留居焉。一日，一峰歸，二夥方坐話，忽聞一峰屋中櫃響，門隨之開，見一老翁直入屋，怒目而言曰：「余久居於此，何物惡奴，竟溷乃公！」二夥長跪哀之曰：「長者幸相容，我輩明日去矣。」時廚中煮粥將熟，而鍋碗均毀。次日日午，門未啟，主人訝之，扶門入，見二夥臥地，口吐白沫，昏不知人。救之醒，遂行。適一峰亦自家至，備聞其異。至夕，一峰睡屋中，欲覘其異而杳然。至□六日夜半，月色如晝，置劍牀上以備之。忽聞廳事有聲響，即啟門而出，見一大白狐在南偏房廊下徐行。一峰疾前，以劍擊之，未中，即縱上高樓，不知所在。

虎幻人

錢塘孔某，從軍入閩，大軍先行，孔偕胡某率兵士及僕從□餘人殿其後。閩故多山，行至一嶺，萬木蔽天，峻且險。山口有旅店，胡欲投宿。孔曰：「日未晡，過嶺不遲。」館人止之曰：「山多猛獸，居人相戒，恆以亭午結伴持械行。今時已晏，可休矣。」孔盛氣語之曰：「予從軍久，手刃賊不下數百人，何畏此區區者！爾不過利吾投宿耳。儻有異物，吾以劍殺之，勿煩爾慮。」遂行。

時值深秋，滿山黃葉亂飛，霜風怒吼，大霧迷漫，白日無色。策車行□里許，度嶺之半，瞥見山凹有茅屋數椽，日將夕，率眾止焉。入其門，有椎髻婦人二，貌頗妍麗，見客來，曰：「我家男子外出未歸，家固非旅店，然日已西下，諸客艱於度嶺，盍姑止此，幸勿嫌其湫隘也。」孔自居中楹，以外廂處兵從，炊食秣馬，眾皆罷矣。孔年少，喜詼諧，笑謂婦人曰：「爾夫遠出，可借榻以眠孤客否？」婦人頷之。孔私意必以色餌人者，孰知吾為魯男子哉。飯畢，復佯申前約，婦人正色曰：「君指日騰驥雲路，吾不敢與君較。若他人，則無死所矣。」相與一笑而罷。夜半，孔眠未熟，聞軒聲如雷，張目視之，有光如椽燭，自房中射出。從隙窺之，斑然兩虎臥於榻，其光乃目睛也。孔大駭，潛呼胡醒，告之。胡恐甚，孔告以婦人語，曰：「吾輩可無恐，第恐兵從必有懼虎劫者。」乃危坐，候村雞鳴，趣眾啟行，失兵二馬二。回顧宿處，榛莽叢雜，無室廬，始信館人之言不謬。孔嘗詡詡然誇於同輩曰：「予從虎穴中來也。」

羊出游

同治時，上海城隍廟有放生綿羊數□，有數□年、□餘年或數年者。其年久者，往往出游城鄉各處，人皆知為邑廟中羊，不敢驅逐，任其所之。又能往附航船，至乍浦、海鹽游歷。數日，仍附原船回。其將附船也，先至泊所，俟解維，始跳入，眠於隙處，船主驅之亦不去。至其地，即上岸，且能附此船出，附彼船回，船主習以為常，任其附載。

沈文肅見豕怪

沈文肅公生平雅不喜說鬼。道光某科北上，應禮部試，道出河南某縣。是日公車至者甚夥，旅舍為滿，文肅後至，無可插足。然夜深，且旁靡所適，不得已，商之逆旅主人，謂得一下榻地，少息行李，天明便去，即迫仄，所不計也。主人始猶堅辭，繼則曰：「旅舍實無餘地，必欲覓宿處，某廂一屋，以中有鬼故，扃閉久矣，公果不畏者，請暫屈一宵。夜中倘有所逢，勿怪不先告。」文肅毅然解裝止焉。

文肅以主人言，不能無所備，乃炳燭假寐，以覘其異。初乃晏然，夜將半，見牀下有物自地中出，巨黑類豕。既出地，乃背負文肅所臥牀。牀被抵，岌岌作勢，若將崩。文肅巍然不動，以一手力按之。黑物受按，若不勝重，隨手縮入地，而地中有聲作豕鳴。文肅於是整衣起，危坐牀側，待觀其竟，而物亦不復出。

神獒噬人

京師宣武門外有神獒，每出，必於夜，千百犬隨之而行，人或遇之，輒為所噬，相傳久矣。儲惺甫農部於冬夜飲友人所，醉而歸，持鐙獨行，過菜市口。是日適法囚，遺血在地，有巨犬俯而舐之，正當大路。惺甫叱之。犬一舉首，則雙目如炬，有異常犬，俄騰空而去，蓋即俗所謂神獒者是也。惺甫大駭，歸即臥病，遂不起。

犬量牀

雍州府某縣有巨紳家，廚藏肉品，率失去，終莫得主名。一日，其西席某自外歸，忽睹所蓄巨犬，齒嚙高几，以前足承之，人行過庭，至堦側曝魚處，置几其下，一躍升几，以足攫魚數頭，委之地。既移几庭隅，乃將魚去。主人旋以失魚撻婢，某具述所睹，為婢解說，犬聞之而遁。其夜，某寢樓中，忽門闕，而犬啣竹竿入，以度其牀之短長，度畢逕去。某大駭，堅扃寢門。次晨，向主人備述其狀。主人遣奴四覓，見犬於後山中，以足掘地，置竿其旁，蓋將為坎而壅某於此也。奴大呼狂逐，犬始遁。

野貓為祟

徽州有被野貓所祟者，速或一年，緩則三載，延羸牘資，醫藥罔效，終於不起，無倖脫者。其至也，恣情縱慾，各如其願，投以所好，男女不論老幼，雖至攔留，心知之而口不欲言。夜臥後，常有毛蒙茸落於衾褥。殷富之家，恒集什伯人，坐室中，燃炬火，通宵不寐，亦偶有見其形者。

貓鬼為祟

陽春縣修衙署，方築牆。一日，匠未飯，有貓來，竊食其飯及羹。匠大憤，捕得之，活築牆腹以死。工竣，署中人皆不安，兒童僕從率多病亡。因就巫占之，云貓鬼為祟，在某方牆中。於是拆牆，果得死貓。遂用巫者言，奠以香錠，遠葬荒野，自是合署泰然。此道光丙申事也。

三腳貓為祟

道光丙午夏秋間，浙之杭、紹、寧、台一帶，傳有物祟，稱為三腳貓者。每日薄暮，有腥風一陣，輒覺有物入人家以魅人。於是家各懸籙於室，伺風至，奮力鳴擊。物畏籙聲，即遁。如是者數月始絕。

貓生狗、雞窩出貓

嘉慶辛未，河南白蓮教匪林清煽亂，蔓延數省。是時中州人家有貓生狗、雞窩出貓之異。

貓作人言

新城王文簡公之後裔，咸豐時尚繁盛，舊第猶在。有一貓，能作人言。一日，貓眠於榻，或問其能言否，貓對云：「我能言，何關汝事！」遂不見。

江西某總戎署有兩貓對談，為總戎所偶見，欲擒之。一貓躍上屋去，獨擒其一，曰：「我活□二年，恐人驚怪不敢言。公能恕

我，即大德也。」遂放之。

道光時，某公子官筆帖式，愛貓，常畜□餘隻。一日，其夫人呼婢，不應，忽窗外有代喚者，聲甚異。公子出視，寂無人，惟一狸奴踞窗上，回視公子，有笑容。駭告眾人，令同視之，因問：「適間喚人者汝耶？」貓曰：「然。」眾乃大譁，以為不祥，棄之。

永野亭黃門之戚申家有貓，忽作人言，大駭，縛而撻之，求其故。貓曰：「貓無有不能言者，但犯忌，故不敢耳。若牝貓，則未有能言者。」因再縛牝貓撻之，果亦作人言求免，其家人始信而縱之。

光、宣間，通州郭季庭家居，聞州人某畜一通靈老貓，能為人語，初不信，試往覘之。甫至門，即聞貓呼曰：「郭季庭，不信貓能作人語乎？」郭大駭，因就詢之。貓自云壽已千餘，遼、金時事，猶昨日也，郭問何所服食，長壽乃爾，貓云：「吾於人間物，所嗜惟酒耳。」郭因取佳釀與共酬酢，飲乃無算，以此遂成莫逆交。

白鼠作畫

道光戊申□一月，閩縣某廣文為其婦寫照，紙墨筆硯，紫紅紺綠，已具備矣。偶如廁，復歸房，則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語。某不敢入，窺於門後。白鼠潤毫伸紙，走筆亂畫，書生點首，遂擱筆，鼠與書生倏不見。某怖甚，呼家人，入視，則一幅戰事圖也。圖中有大城一，四面眾山環抱，城下死尸無數，河水殷紅，一黃馬褂紅領花翎者方策騎，手提人頭三，血猶滲滲然。某夙知術數，見之，大哭不已，知亂事即在目前。因焚其圖，挈眷遁海島。越二年，果有粵寇於金田、花洲、六川、博白、白沙石諸地，同日發難。

鼠供蜈蚣食

成都周副將兆熊，嘗於咸豐時勦粵寇而自戕。其官副將時，嘗有蜈蚣食鼠一事，至奇。某歲，署之後園土有血跡者數日，聞家人言之，初不信。一夕，自往覘，則見眾鼠奔赴有火光處，匍匐不動，為隱身而頭大斗許之蜈蚣所齧，嚙其血至盡者，可□餘，餘二鼠乃舁鼠尸去。蜈蚣隱，二鼠復為之掩土。如是者，前後□餘日。周以告幕僚，偕之往觀者二夕，無所見。乃於一日日當午，命人發土覘之，掘三尺許，得石板，以□餘人起之，下深窞，長廣各五尺許，又下則有坑，旁通一穴。乃依穴掘之三丈餘，見蜈蚣，則身長五尺餘也，遂擊斃而焚之。

鼠建樓閣

鹽城有何姓者，其家主人自以子為本命尚鼠也，乃不畜貓，見鼠，輒禁人捕。久之，鼠大蕃息，日跳梁出入，不畏人。又久之，屋主死，屋改售他姓，惡鼠之橫，畜貓，鼠稍戢，顧其貓不數日輒死，如是者數。家置飯盂，以飼貓也，偶檢之，有阿芙蓉氣，乃知貓為所毒也。又數失釵珥等件，姑婦相疑，不能安居，乃遷去。

至是而屋遂更歷數姓，最後梁姓者，以賤價得其屋。不半載，會夏雨漲溢，水積庭中深尺許，有鼠數□百餘，首尾相銜，自南接北，如橋然。末後一大鼠長六七寸，徐步之而過，入東廊壁下。雨止，梁以沸湯沃之，啾啾有聲，良久不動。發之，中有樓閣二層，以竹箬為柱，椽桷之屬悉備，延袤八九尺，寬亦可三四尺許，玲瓏工巧。地上鋪木片，藉以鳥毛細草，皆妥貼如人為者。中間最寬，有大鼠死其中。所獲鼠盈石。其家毀壁以示人，惟觀一次，需數□錢，一日觀者數百。有往觀者，云完整者才□之三四，其餘殆皆鼠為沸湯所澆，跳盪致毀矣。其鄰人云，梁所得首飾尚多，然秘而不言。

鼠建塚

開封負郭之居，有鄭姓者，其家有大鼠，長盈尺，時出嚙物，貓不敢捕。後以機獲之，擊斃，棄於園，是夜聞園中群鼠啾啾有聲，質明視之，成一塚，廣輪二尺許，其側且植一小樹。

雄雞生卵

康熙甲戌□二月，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，大如鵝蛋，殼甚堅厚。以椎椎破之，亦具黃白，白如凝脂不散，黃帶赤色。

雞作人言

乾隆乙丑，崑山之黃渡有勞姓家，畜一雄雞，忽作人言云：「大家要活命。」其家以為妖而殺之。未幾，以訟獄破家。

鴉報喜

康熙某科鄉試，華亭董含出闈後，返里。一日，忽有群鴉數千頭，飛繞其居宅，曉夜屯宿，聲喳喳，驅之不去。家人咸以為不祥，村夫輩且謂鴉噪主凶徵也。如是者五日，及捷報至，鴉始散，人言亦息，群又言其為報喜也。

鴉為神兵

湖南之清浪灘有伏波廟，廟多鴉，行舟過，輒飛布空中，行□餘里始絕。舟人以飯糰或豆腐乾等物拋以飼之，鴉能俯仰啄食，或飛集桅檣蓬背，啞啞乞食。舟人謂之為神兵，不敢慢也。

蛇崇婦

長沙李浣士，□二三歲時，讀書村塾。塾師性方正，子婦忽遭魔魅，百計驅之，屢為所侮，殊沮喪。一日，有遊僧過，請治之。布壇設法，忽見有物如帶狀，旋舞室中，速如奔電，□數人持梃擊之，均不能近，其物亦若求出不得者。僧云：「此蛇妖也。」急持禁咒，其物遂隱，婦亦尋愈。僧云：「再來當不可治。」師因徙宅避之。數月，果來，據婦不去。師鬱恨以死，家亦不振，而其婦卒無恙。

蛇血滴銀幣

瑞安蔣叔南，幼時習聞鄉人不經之傳說，云蛇類中有雙尾四腳者，名曰順，捕之，用真金刀刺取其兩尾之血，分滴於兩銀幣，合置一處，經七日夜，用其一，入夜，自能飛回。東外谷石佛寺僧某因借某姓所畜之順，取血過多，致死，因以涉訟。光緒壬寅春，叔南之尊人謀築室於三折瀑下之龍遊洞，方鋪土築基，基中有一石橫臥，重可五六百斤，集數工，移而之他。石下之土，其色異他處，中有小穴，工人剖而視之，則一雙尾四腳蛇在焉，其色金黃，極美麗。諸工大喜悅，以為順也，如獲至寶，捕而置諸茶桶，急攜以報叔南，且致賀云：「君家大福，天錫至寶，取血滴銀，一生喫著不盡矣。」叔南開桶，睹厥狀，亦大奇異。蛇之雙尾如燕翦，長可四寸許，其全體共長尺餘，澄黃光耀，目為之炫。時有一溫嶺人張姓者，業裝裱，並能符籙，素與叔南善，聞之，走告刺血之法，俟旭日東升時，焚香禱祝，且畫符五道，焚於蛇之四圍，蛇果伏不動。乃以金針刺其尾，取血分滴二銀幣上，合置一處。經七日，分置各室，未見回復，旋分置於兩廂中，亦不驗，乃知俗傳之妄。

鱉寶納人臂中

世傳西域賈人能識寶，以有鱉寶也。某鉅公在伊犁，曾見其人，知其法。其法，遇鱉寶，與之約，相隨□年或八年。其物大若豆，喜食物，亦與之約，每日食血若干釐，不及分也。黎明，即以小刀劃臂，納之臂中，自此即能識寶，過期，物自去矣。

蝦蟆作雹

某官嘗參喇嘛章嘉師，適雨雹，問雹何以成，師漫應曰：「蝦蟆所作耳。」某意其誕。師曰：「姑誌之，異日見之，當信耳。」後某以事西出嘉峪關，天昏，欲雨，止野廟中，見土人聚觀河上，問何故，曰：「視蝦蟆作雹。」某頓憶師語，近觀之，見蝦蟆千萬，銜岸土少許，復飲水河中，已，張口岸上，口中皆雹也，大者成大雹，小者成小雹，須臾吐之，風捲而去。

蠍王挾暴風以至

河南之禹州盛產蠍，以可為祛瘋之藥，漢口人輒往購之。人僅一度，逾此，則往往遇害。蠍產於山，有王長其群，王大而最毒。同治末，粵寇亂粗定，鄂商至禹採蠍者益多，恆致巨富。有某者頗疑之，逾年復來，止於旅舍，滿載欲歸。是夜二鼓，忽暴風至，沙石為飛，蠍直撲旅館，壞垣而入，土人謂蠍王至矣。某大震，急以巨缸自覆，藏其中。蠍王繞缸三匝，迺出，風沙亦驟

止。群起視之，缸已瓦解，某已殮於其中，若被火者。

蜘蛛戲弄海舶

馬耳山瞰海州城，有蜘蛛宅焉，不知幾何年物也。亦往來雲臺、伊蘆、大伊諸山，人往往見之。或如寒月嵌霄，倏忽上下，大小不常，蓋其殊也。間遊於海，戲弄海舶。或離水昇空，已復在水，而舶中器具略不搖撼，人亦習之。嘉慶時，有吳某經其地，見西林黝黑一障，而光可鑑。漸近，覺沙石撲面，急伏地，乃聞驟風怒雹，浮身而過。及起視西林，黑光東矣。人曰：「此蜘蛛過也。」視吳面，則色如傅靛，洗之乃去，而水不加藍。又海州城內常有風寒晦，而城外暄旭，草木不搖，或亦以為蜘蛛所為也。

蝶弔德文莊喪

太常寺署有蝶，色褐，有一翅微缺，人皆以老道稱之。偶飛來，或伸手祝之曰：「老道，吾輩欲一見顏色，請少住。」蝶即飛落手中。若人有戲之之意，祝之，不往也。德文莊公官大宗伯，兼管太常寺甚久，蝶常往來院中。文莊卒，蝶忽旋轉於殯宮前，意若來弔者，依依不置，久之乃去。

大老妖

光緒甲午三月，京師宣武門外南下窪陶然亭畔葦潭中，忽有怪聲如牛鳴，其聲嗚嗚然，人名之曰大老妖。福文慎公錕時為步軍統領，調兵窮搜，莫得端倪。內務府召僧道設壇諷經以禳之，越數月，始寂然。張豫荃有詩詠之云：「右安城門當晝晴，野畦淺水蘆葦平。忽有怪物如牛鳴，路人千萬皆聞聲。喧傳遠近草木腥，街衢入夜無人行。或圖其狀如鯨鯨，似虎搖尾龍轉睛。巨鱗脩鬣腹彭亨，罔兩罔象莫識名，日午健兒敲銅鈺，戈矛森立車衝軻。擊以巨礮雷霆旬，如臨大敵心怦怦。登刀蹈火道侶迎，敕召六甲與六丁。呼星喚鬼與怪爭，怪殊不懼反自矜。若鳴得意聲無停，健兒咋舌雙目瞠。拖泥帶水如履冰，道人執劍走野亭。護身符咒嗟無靈，我亦隨眾來郊坰。鳳城景物爭春榮，麥芒漸綠柳眼青。輕風轉蕙晚照明，鶯歌燕舞調鳳笙。萬人如海身伶仃，枳籬薤隴側耳聽。鳴蛙噪蚓集眾蠅，心知其誕笑語傾。嗟哉危坐高官形，柳陰歧路支涼棚。藉資彈壓列眾兵，更欲紛調神機營。舉國若狂誰使令，解人難索繫我情。石言蛇鬪傳所稱，妖不自作由人興。見怪不怪真典型，諸公袞袞來槐廳。紛披宮錦帶雀翎，口蜜腹劍利是征。誤人家國傾人城，此真怪物是咎徵。災祥在德天所憑，反德為亂妖災生。嘻嘻出出聞於庭，我欲射之弓陰弮。櫛杙饕餮服上刑，天為一笑河為清。人妖既除邦乃寧，物妖有象禹鼎呈。何至妖異喧神京，無乃小怪作大驚。」

徐遠心驅怪

長山徐遠心，明諸生也。明亡，棄儒訪道，稍稍學教勒之術，遠近多耳其名。某邑有鉅公，具幣款書致誠，招之以騎。徐問召某何意，僕辭以不知，謂第囑小人務屈降臨耳。徐乃行。至則設盛宴，禮遇甚恭，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。徐問曰：「實欲何為？」主人輒言無他也，但勸酒。未幾，日暮矣，邀徐飲於園。園中竹樹蒙翳，雜花叢叢，半沒草萊中。抵一閣，覆板上懸蛛錯綴，大小上下，不可以數。酒數行，天色曠黑，命燭復飲。徐辭不勝酒，主人即罷酒呼茶，諸僕倉皇撤具，盡納閣之左室几上。茶啜未半，主人託故竟去。僕便持燭引宿於左室，燭置案，遽返身去，頗草草。徐疑或攜襖被來伴，久之，殊杳，即自起，扃戶寢。窗外月光入室，夜鳥秋蟲，一時啾唧，怛然不成寢。頃之，板上橐橐似踏蹴聲，甚厲，俄下護梯，俄近寢門。徐駭，毛髮竦立，急引被覆首，而門已豁然開。徐展被角微伺之，則有物獸首人身，毛周其體，長如馬鬣，深黑色，牙齶群峰，目炯雙炬。及几，伏餽器中殘肴，舌一過，連數器，輒如掃。已而，趨近榻，嗅徐被。徐驟起，翻被羈怪頭，按之狂喊。怪出不意，驚脫，啟外戶，竄去。徐披衣起遁，則園門外扃，不可出，緣牆而走，擇短垣踰之，則馬廄也。廄人驚，徐告以故，就乞宿。將旦，主人使伺徐，失所在，大駭，已而得之廄中。徐出，大恨，怒曰：「我不慣作驅怪術，君遣我，又祕不一言，我囊中蓄如意鉤一，又不送達寢所，是死我也。」主人謝曰：「擬即相告，慮君難之，初亦不知囊有藏鉤，幸有□死。」徐終怏怏，索騎歸，自是而怪遂絕。主人宴集團中，輒笑向客曰：「我不忘徐生功也。」

孔興訓見物於鄱陽湖

康熙時，南安守孔興訓，曲阜聖裔也。一日，渡鄱陽湖，見有物，長可數里，身有兩翼，自空飛入湖，黑質黃文，掉尾波上，行數里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。時風日晴霽，舟亦無恙。

湯文正木主鎮崇

蔣澤山孝廉嘗至崇明縣勸校試卷，事畢，觀於文廟，見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之位闕焉，問之學官，學官曰：「此地舊有五通神為崇，民間被五通之崇者，輒向學署門斗言明，將文正之位私自請去，供奉於家，則自去，相沿如此。吾儕職司學校，每□餘日，必來審視，如文正之位久而不歸，則向門斗催取而已，不能禁止也。」澤山，名學溥，光緒時之海寧人。

律畢香

徽州有怪，能與人應答，善盜財物，婦女微有姿色，皆被淫。當其來，如夢魘然。或詢其名，曰：「我律畢香也。」郡守患之，遣使乞張真人符籙，然仍不能絕也。

山魃

池州于某善吹笛，家居山中，夜必擷笛數弄。一夕，方撫節間，忽見人影在窗，驚視，有物蹲屋脊，絕似人而毳毛被其體。知為怪，不敢逐，聽之，良久自去。明日不復吹，物仍至，坐屋脊下顧，意態甚惡，須臾跳而下，將搏人。于畏之，復取笛吹，欲止，則物即前撲，遂不敢止。天明物去。于大苦之，乃以重金招獵戶二人，荷鎗為衛。其友武孝廉某好勇，聞之，亦來一覘其異。是夜，于與一獵人居室中，孝廉偕一匿門外。二鼓，物又至，于故吹笛誘之。室中獵人舉鎗一擊，物墮牆。孝廉猝起砍之，物負痛一躍，孝廉幾為之仆，血濺滿地，自是不復至。此物皖之山中常見之，土人不敢犯，呼為山魃，實狒狒、蝨、狙之屬也。

或曰，嶺南所在有之，狀為獨足反踵，手足三歧。其牝好傳脂粉。於大樹空中作巢，有木屏風，帳幔、食物甚備。南人山行者，多持鉛粉及錢以自隨。雄者謂之山公，必求金錢。遇雌者，謂之山姑，必求脂粉。與之者則相隨而更為之保護。有人夜行山中，宿大樹下，見山姑，以脂粉與之，山姑曰：「安臥無慮也。」中夜，有二虎欲至其所，山姑撫虎曰：「斑子，我客在，宜速去。」二虎遂去。

山魃擲石

由陝州至三門，中有仄徑，旅行之輿夫必齊聲吶喊，疾趨而過。蓋山上時有人拋石，零星如雨，不吶喊，必中其顛。回首視之，略無人影。石積河邊盈尺，累之，儼然城郭，殆山魃所為耶？

甕平

餘姚時有甕平為祟，其至人家也，輒與婦女合。及去，則毛落枕席間矣。

秧哥塔什

烏什萬山中有白石峰，皎然玉立，如淡妝美人，翹首有所盼。問之土人，曰：「此秧哥塔什也。」回語婦人曰秧哥，石曰塔什。相傳乾隆間，兆文毅公惠平西域時，有某部酋子被俘入關，其妻思之，日佇立山頭，以望其返，後遂化為石也。